

現代文學叢刊

泰爾戈爾小精品選

泰爾戈爾著

巴宙譯

中華書局印行

巴宙巖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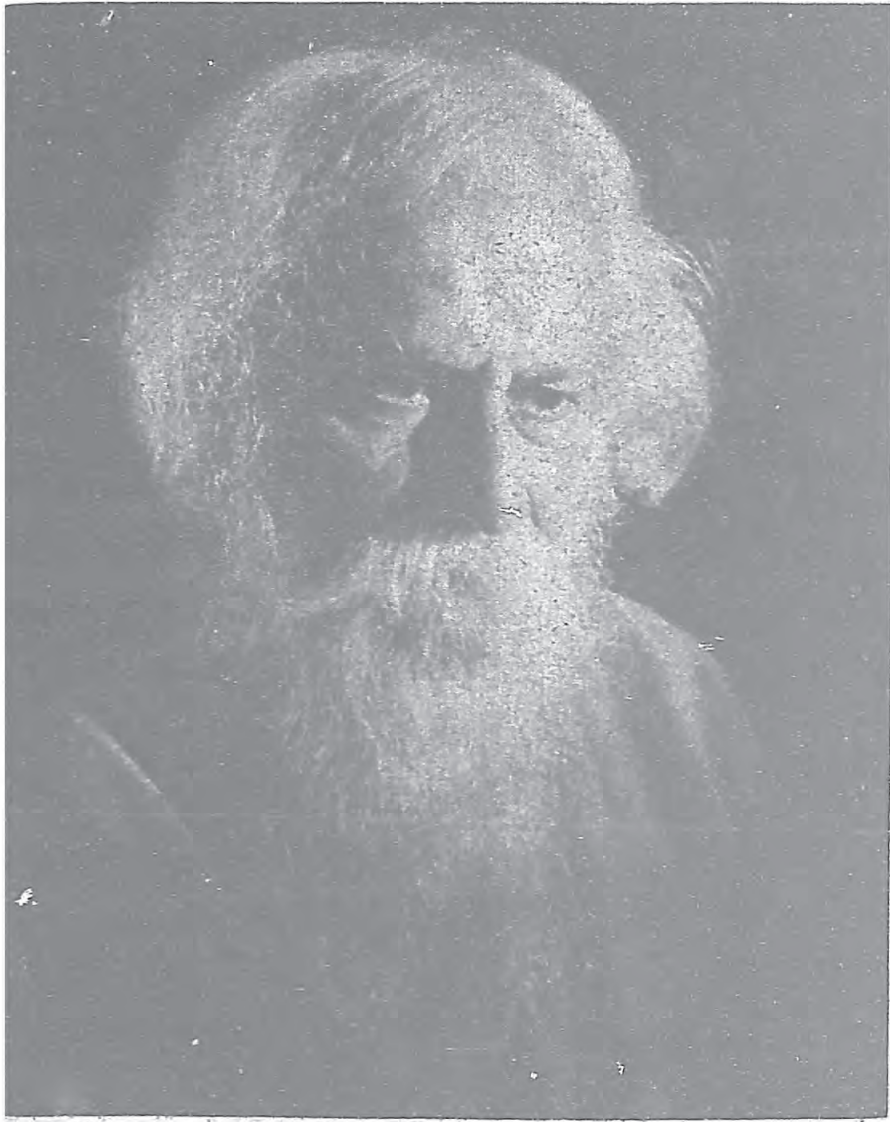
泰戈爾小品精選

蔡鴻題



「我們在人生的歷程中鑄成大錯與
誤會，同時，真理就是從那些漏
洞中照射出來。」

——泰戈爾



詩哲泰戈爾翁像

譯者序

梵文名辭 Mahāvagga 與 Cullavagga 可以常在佛典中發現到，前者意為「小品」後者則為「小品」。揆其原始的用法，是凡較長或較重要的經品則稱之為小品，其較短或較次要的則為小品。但後來或者是為了稱呼上便利的緣故，一部書也有稱之為小品或小品的。觀於巴利文律藏中毘度部 (Khandhakas) 的大品 (Mahāvagga) 與小品 (Cullavagga) 就可以知道。

本書書名「泰戈爾小品精選」中的「小品」即有 Cullavagga 之意。換言之，小品者非小品之謂。至於性質，英語常稱這類的作品為短篇小說或故事 (Short Stories)。但個人覺得這樣稱呼好像有一點兒不大合式，所以試以「小品」代之。如果讀者們欲以明末小品來比量本書中的小品亦無不可，其實，它們在精神上是有默契的。但當讀者們讀到本小品選中的小品——較長的短篇——時，請切勿責罵譯者是在賣野人頭。

本書中的各篇大都是關於印度的社會、宗教、人情、心理、風俗、習慣，以及泰翁思想等等的寫

照若人們對印度的一切還不十分瞭解的話，那末，本書可以給他們一幅粗疎的影繪。

說到印度的社會與宗教等等，有些事情真是不會令人置信。但那是幾千年來歷史的傳承，非一朝一夕所能改革。大家知道印度階級制度的苛殘，一個人將來在社會上的地位是在母胎中就被內定的。如果他父親是奴隸階級，那末他會毫無疑義地一生下來就是奴隸了。那是何等悲慘的命運！同時，爲了這種制度，在他們的社交上自然而地發生着許多障礙和不平等的事件：如一般不可接觸的人（The Untouchables）不許到公共的水井裏去吸水，以爲有玷污它的清潔；不許到公共的街市、寺宇去參觀，以爲有侮辱該處所的尊嚴。等而次之，是非婆羅門階級的人不能摩觸婆羅門的食品，若然，則該婆羅門會將那毫未吃過的食物全部拋棄而情願餓肚。至於印度教徒與回教徒不能同餐共食，那更是天經地義，無怪乎碎纒中的哈哩莫漢父子一聽到賈憂莫漢將宴請他的回教徒芳隣們要悻悻然現於詞色了。信徒中亦曾提到因那位信徒吃了作者剩餘的飯而使得他驚詫不置。無疑地，這是對那幾千年來不良社會制度的一種反響。因爲作者及其父親皆是印度的宗教改革家呢。

舅母與夜，是兩幅恰恰相反的圖畫。一位瀕死的青年，用其酸辛動人的語調，以爲其妻是真

心誠意的對待他，但結果竟成幻夢。人們或者會斥責瑪琍，但多鑿先生的虛偽也是同樣地可憎。人生本是一套悲喜劇，觀衆們或演員們不應當把它看得太認真，謹防上當！

泰翁的人道主義及歸返自然的思想隨時都流露於他的詩歌、小說、戲劇及散文的字裏行間。本書中的歸去、賣果人、郵政局長、編輯等四篇，尤可說是這方面最好的插圖。普通一般人爲了我執（Hog）太重，受社會桎梏的影響太深，遂積習難返，終至於不能自拔。若人們能將他的自由、博愛、和平、簡樸、無階級、宗教、種族的歧視，及世界大同的旨趣多加留意，則我人之狂惑淆亂的世界，會有成爲人間樂土的一日。

自由頗具有神龍見首不見尾的筆勢，而令人捉摸不定。作者在描寫上，可說是別有興致。而個人更確信的是那位沒落世家——卡依那先生的寒酸氣必定會使得讀者感覺興趣的。

讀者若欲讀泰翁的英譯小品，則請參讀下列四書：

- (1) Hungry Stones and Other Stories, 1916.
- (2) Mashi and Other Stories, 1918.
- (3) Stories from Tagore, 1918.

(4) The Broken Ties, 1924.

本書的十分之六七是去年（一九四〇）在阿爾摩拉（Almora）山上避暑時譯的。所餘則是歸國大後譯的。自開始工作迄寄稿付印時止，前後約費時一年。然我對這方面實際的工作時間，還多半是在假期裏。

譯文或許有未當的地方，若海內外方家不吝賜教，則深所歡迎。

此地，我得向譚雲山、徐悲鴻兩教授致深深謝忱。因為，除了他們的鼓勵和助力外，兩位教授還曾為我校讀過全部譯稿。

巴甫 一九四一·四月於印度國大

泰戈爾小品精選目錄

一	歸去·····	一
二	賣果人·····	一二
三	拉羊覺爾的老爺們·····	二五
四	信徒·····	四〇
五	編輯·····	五九
六	夜·····	六七
七	郵政局長·····	八二
八	舅母·····	九一
九	自由·····	一一六
一〇	碎纒·····	一二二



泰戈爾小品精選

歸去

拔諦克·洽克爾勿爾諦是村上小孩子們的領袖，他腦子裏忽然想出了一個怪玩意兒來。在河邊的泥灘上放着有一根笨重的木材，等候製成桅竿。他決意要大家一同努力把那根木材從那原有的地位滾轉到別的地方去。這木材的主人會發怒和驚訝，那末，他們對於這個玩笑會感到快活。每個人都贊成了這提議，那算是全體通過了。

當這玩笑快要開始的時候，拔諦克的弟弟馬堪搖搖擺擺地走了來，一聲也不響地，當他們的面坐在那根木材上。暫時間，那些孩子們不知道如何是好。一個孩子羞怯地推了他，告訴他要他起來。但他還是毫不以為意的坐在那兒。他看來像一位青年哲學家默想着遊戲的無益。拔諦克是非常忿怒，叫道：「馬堪，假使你不馬上起來的話，我就要揍你！」

馬堪只是轉到了一個更舒適的地位。



如果拔諦克要在大眾中保持着他的威信，那末，很明顯地，他得實現他的恫嚇。但他的勇氣消失在最後一剎那。可是他那豐富的腦子忽然想出了一條新奇的詭計，那既可以使他的弟弟垂頭喪氣，同時可給與他的黨徒們以附帶的娛樂。於是他下了命令叫把木材與馬堪一同滾轉。馬堪聽到這命令後，以堅持到底爲光榮，所以他偏偏不走。但他忽略了現實，像那些在塵事中沾名釣譽的人，不知那兒有着危險。

孩子們遂開始用他們的全力推動那木材，且高呼道：「一，二，三，走！」在「走」字上，那木材是滾轉了，同時馬堪的哲學，光榮，及其他一切也完了。

所有其他的孩子皆不亦樂乎地高聲歡呼，但拔諦克稍微有一點兒驚駭。他知道什麼事情是會發生，而千真萬確的是馬堪從地上起來後，盲目得像命運之神，尖叫，則像復讎之女神。他衝到拔諦克的跟前，抓破了他的臉，打了他，踢了他，遂哭着回家去。這第一幕戲算是告終了。

拔諦克措了自己的臉，坐在河岸上一隻破船的邊緣，腳了一片草葉在口裏咀嚼着。一隻船到了渡頭，一位有着白髮和黑鬚的中年人登了岸。他看見那孩子坐在那兒無所事事，遂問了他何處是那姓洽克爾勿爾諦的家。拔諦克只顧咀嚼他的草葉，說道：「就在那邊。」但要知道他究

竟是指的什麼地方，那真是不可能。這客人再問了他，他只把他的脚在那破船的邊緣上搖來擺去的說道：『去找尋出來吧，』再繼續地咀嚼他的草葉。

現在一位傭人從家裏來到了那兒，告訴拔諦克說他的母親要他去。但拔諦克只是坐着不動。可是在這個時機，傭人是主人了。他粗俚粗氣地將他挾着走，而他只得無可奈何地踢蹴着，掙扎着。

當拔諦克回到家裏，他的母親見了他，怒喝道：『哼，你又打了馬堪？』

拔諦克氣憤憤的回答道：『沒有，我並沒有打他；誰告訴你的？』

他的母親高聲叫道：『不要扯謊！你打了他。』

拔諦克匆遽地說道：『我告訴你，我不曾打他，你問馬堪好了！』但馬堪以為最好還是堅持

前言，他說道：『是的，媽媽，拔諦克打了我。』

拔諦克的忍耐力早就完了，他不能忍受這種不公道的事。他衝到馬堪的跟前，餉他以老拳

並叫道：『打扯謊的！打扯謊的打……謊的！』

他的母親趕快救護馬堪，將拔諦克揪開，並用伊自己的手打他。當拔諦克把伊推在一邊的

時候，伊叫道：『了得！你這小鬼，打起了你自己的母親來了嗎？』

正在這千鈞一髮之頃，那位白髮客人到了那兒。他詢問了那是怎麼樣一回事。這時候拔諦克現出很羞慚的樣子。

當他的母親稍稍後退來看伊的客人時，伊忽轉怒爲喜。因爲伊認得他是伊的哥哥，喚道：『哦，哥哥，你老從那兒來的？』

伊說過這句話後即俯身向他禮拜並摩了他的脚「鞋」。

伊的哥哥於伊婚後不久即出外在孟買貿易。當他妹夫去世的時候，他正在孟買。而必香不爾，現在從孟買回到了加爾各答來，馬上探詢了他的妹妹。當他知道了他妹妹的處所以後，遂即忙來看她。

以後的幾天，大家都非常快樂，伊的哥哥詢及了這兩個孩子的教育，他的妹妹告訴他說拔諦克永遠是一個討厭的東西，他很懶，不服從，性又野；而馬堪，像金子一樣的好，羊一般的馴服，又喜歡讀書。必香不爾好意的願從他妹妹的手裏把拔諦克領過來，將他和他的孩子們一道在加爾各答受教育。這無夫的母親立即滿口答應了。當拔諦克的舅父問他是否願意與他一同到加

爾各答去時，他真快樂得上天，說道：「哦，是，是，舅舅！」在某種意義上，那可以很明顯地表示出他是怎樣的一個意思。

能將拔諦克送出去，對於這母親是一件很大的慰藉。伊懷有成見反對這孩子，但在他們兄弟間還不曾喪失和愛。伊每天都恐懼着他會有一天將馬堪淹死在河裏，或打架打破他的頭，或者使他受危險並及其他等等。同時，伊看到拔諦克向外跑的心是那樣地急切，伊很有一點兒難過。

當一切都決定了後，拔諦克於每分鐘內都問着他的舅父什麼時候可以動身。他整天興奮着像是在針尖芒刺上，晚上多是睜着眼睡。他把他的釣竿，大紙鳶和大理石永遠贈送給馬堪的，確，在他的臨別，他對於馬堪的慷慨是沒有止境的。

當他們到了加爾各答後，拔諦克是第一次與他的舅母相見。伊對於這不必要的附庸添入伊的家庭，並不見得是十分高興。伊覺得不必再添任何人，她自己的三個小孩子已經敷招架了；而再去帶一個鄉裏的十四歲的孩子來在他們的中間，真個使得天翻地覆。當必香不爾作這種不小心的事以前，他應當三思才對。

人間世最討厭者莫過於一十四歲的孩子。他既非妝飾品，也沒有什麼用處。想要對他表示寵愛像很小的孩子一樣，那完全不可能，而他常常是東撞西突。如果他說話用小孩子呀呀的語調，那他是叫做黃髮兒；但他若用成人的口調回答，那他又叫做傲慢不遜。其實，無論他說什麼話都會引人生氣。他在這上長時期，是不會爲人喜愛的。他不願一切想趕快地變成大人；他的聲音變得嘶啞和顫抖，他的臉長成角形和難看。原諒初期童年的過失，並不算一回事，但對於一個十四歲的孩子，要忍受那不可避免的錯誤，真有點兒要命。這孩子的自覺心變得來非常靈敏。當他和長輩們談話，不是過於無禮冒失，即是現出過分自慚形穢的樣子。

同時，就是在這時候，一個小孩子心靈的深處非常渴望着器重和慈愛；他會變成任何人忠實的奴隸，只要有人對他表示好感。但沒有人敢彰明較著地說喜歡他。因爲那是被認爲不適宜的放縱，對於這孩子是很不好。所以，那些責罵與申斥，他變得來像沒有主人的野狗一樣。

對於一個十四歲的孩子，唯一的天堂是他自己的家。與不熟識的人住在一間生鏽的屋子裏，那真有點兒受罪。同時，最高的祝福是接受女人們的顧盼，而不是去接受她們的白眼！

拔諦克非常痛心來在他舅母家裏做個不被歡迎的客人，逐處被這位年長的媽媽斥責和

輕視。如果伊要他替伊做任何事情，他會非常高興而做得過分的好；但伊會叫他不要像那樣發呆，且去讀他自己的功課。

那種在他舅母家裏輕蔘緊壓的空氣，迫得拔諦克感到呼吸都很困難似的。他想走到空闊的廣場，優游地任清新空氣裝滿他的肺腑。但那兒並沒有空闊的地方可以去。環遶着他的，通是加爾各答的屋與牆，他會天天晚上夢見他自己鄉裏的家，渴望回到那兒去。他記起了他整天在那兒放紙鳶的繁茂的草原；整天在那兒唱歌，歡叫，和遊玩的寬闊的河岸；無論何時他會到那兒去游泳，打水謎的小溪。他懷念他那羣童友，他自己就是他們的王；尤其是日夜都想戀着他那苛刻的母親，那常常有着偏見反對他的母親。一種和獸類差不多的體膚之愛，希望到那愛他的人的面前去；在久別中一種說不出來的渴想；內心深處懷想母親靜寂的呼叫，像在薄暮時分小牛的哞叫聲一樣；——這種愛，幾乎是獸類的本能，激擾着這害羞，膽小，粗鹵和醜劣的孩子。無人能了解它，但他的心被它騷擾不已。

在整個學校裏，沒有人比拔諦克更落伍了，每當先生問話的時候，他只張開嘴不作聲，像一頭載得過重的驢子有耐性地忍受那所有打在牠背上的拳頭。當其他的孩子都是在遊戲，他站

在窗前眺望遠處人家的屋頂。若幸而他見到孩子們在屋頂的平台上遊戲，他的心會渴想得發痛。

一天，他鼓起了他所有的勇氣，問他的舅父道：『舅舅，什麼時候我可以回家去？』
他舅父的回答是：『等候假期到來。』

不到十一月，假期是不會來的，還有很長的時間得等候着。

一天拔諦克失了他的課本。如果有書的幫助，他還正感到很困難來預備他的功課，現在那更是不可能了。他的先生天天鞭撻他，而他的地位更來得每況愈下，連他的表弟兄們都羞與爲伍。他們也開始譏笑和侮辱他，比其他的孩子們還來得利害。最後他到了他的舅母那兒去，告訴她說他的書失掉了。

他的舅母皺着伊的嘴唇現出輕蔑的樣子說道：『你這個鄉裏的大笨貨，就是盡我全家所有，那我怎能負擔得起，一個月要替你買五次新書？』

那天晚上從學校回來，拔諦克頭痛得發抖。他覺得他會要遭瘧熱。但他最大的恐怖是他的舅母會把他當做討厭的東西。

第二天早晨，拔諦克失踪了。所有在附近鄰居的找尋都無結果。整夜下着傾盆的大雨，那些出去找尋那孩子的人週身淋得透濕。最後必香不爾只得求救於警察。

那天晚上一輛警車停在這屋子的門首，迷雨還未停，市街滿泛着水。兩個警察把拔諦克抱出來放在必香不爾的面前。他遍身透濕，到處都是泥濘，他的臉和眼睛發熱發燒，他的四肢顫抖着。必香不爾把他抱到內廳裏面去。當他的太太看見他，高聲叫道：『這個傢伙麻煩得我們要死，把他送回家去好些吧？』

拔諦克聽到了伊的話，大聲嗚咽的說道：『舅舅，我正是回家去，而他們再把我拖了回來。』他的熱度升得很高，整夜這孩子都是恍恍惚惚的。必香不爾請了一位醫生來。拔諦克睜開了他那燒熱得紅紅地眼睛，向天花板發瞪，茫然地說道：『舅舅，假期到了沒有？我可不可以回家去？』

必香不爾揩拭了他自己的眼淚，把拔諦克瘦得像火焚樣的手放在他自己的手裏，通夜都坐在他的側邊。這孩子又開始說囈語，到了最後他的聲音變得很緊張，高叫道：『媽媽呀！不要像那樣的打我呀！媽呀！我是說的實話呀！』

第二天，拔諦克在短時期內清醒了一下子，他用他的眼睛轉視屋子的四週，似乎等候甚麼人來的樣子。最後，帶着失望的神氣，他的頭倒在枕頭上面了，他把他的臉向着牆，嘆了一口大氣。必香不爾知道他的意思，彎下他的頭悄悄地說道：『拔諦克，我已經送了信去叫你母親來。』

一天天地過去，醫生帶一種很覺辣手的口氣說那孩子的情形是非常危險。

拔諦克已開始了呼叫：『看這水痕一丈二尺深！看這水痕——一丈八尺深！看這水痕——』他曾經聽到內河小火輪上的水手報告錘繩的水痕。而現在他自己在在蠶測一片無底汪洋的大海。

那天下午，他母親像旋風一樣地闖入室內，開始東撞西突，號啕大哭。

必香不爾費盡氣力去安靖伊的騷動，但伊自己投撲在床上，哭道：『拔諦克，我的乖乖！我的乖乖。』

拔諦克停了一下子他那騷然不安的動作，他的手也停止了打上打下他說道：『啊！』他的母親再哭道：『拔諦克，我的乖乖！我的乖乖。』

拔諦克慢慢地掉轉了他的頭，也不看任何人，說道：『媽媽，假期已經到了。』

〔註〕 依印度風俗，凡幼輩於久別或遠游歸來，見其長輩時，必先用右手按自己頭，隨即鞠躬爲禮，並摩長者之脚。彼意以爲脚是最低下者。今以頭禮足，表示馴服，卑謙，及敬仰。在佛經上常有「頭面頂禮佛足」之語，可見其俗甚古。

——譯者

賣果人

我那五歲的女兒敏宜不說話就像不會活似的。我真的相信伊生平不會靜過一分鐘。伊的母親常常爲此煩惱要關閉她的話匣子，但我不願。因爲使敏宜靜着不出聲是很不自然，而我對於那種情形又忍受不了多久。所以我同伊的談話常是活潑有趣。

比如說一天清晨，我正繁忙地寫我那部新小說的第十七章，我小小的敏宜悄悄地走進了我的屋子，把伊的手放在我的手裏說道：「爸爸！守門的朗達雅爾叫「烏鴉」做「烏哇」！他不懂得什麼，是不是？」

在我能替她解釋世界語言的差異以前，她又跳到另一個題目上面去了。「你以爲怎樣，爸爸？博納說雲裏有一隻象，水從它鼻子裏噴出，那就是所謂落雨了！」

我靜靜地坐着，正欲回答伊最後的問題時，伊又換上一套，「爸爸，媽媽同你有什麼關係？」

「是我親愛的小嫂子！」我不大願意地喃喃自語，但我帶着嚴肅的面孔，想出了如下的回

答：「去同博納玩，敏宜！我很忙！」

我房間的窗戶俯臨大街。這孩子坐在我腳上，隔我的桌子很近，柔和地拍着伊的膝頭玩。我正辛勤地寫我那小說的第十七章，那男主角蒲羅·欣哈，正抱住女主角堪匡納答，欲借伊從那礮堡第三層樓的窗子上出逃時，敏宜忽然停止了伊的遊戲，跑到窗前去叫道：「卡布里瓦納！卡布里瓦納！」「哇」在樓下的路上必定有個卡布里瓦納慢慢地踱着。他穿着他們那鬆懈而骯髒的衣服和一頂高聳的頭巾；他的背上有一隻大口袋，他的手上拿着多少筐葡萄。

我不知當我的女兒看見這個人的時候是怎麼樣的感想，但伊大聲地喚着他。「啊！」我這樣想「他會進來，而我的第十七章永遠都不會完吧！」正在這時候，卡布里瓦納掉頭仰望這孩子。伊見此情勢起了恐怖，馬上逃去求母親的保護並躲藏起來。伊迷信在這大人所背的口袋裏有一兩個像伊一樣的小孩子。同時這位小販走進了我門口，用笑臉迎着我。

我那男主角與女主角的情勢是那樣的危殆，我第一個念頭是想停下來買一點兒東西，既然這個人被叫了進來。我買了幾毛錢的東西並同他談到關於波斯玉阿補都納哈曼，「哇」俄國人，英國人，及邊疆政策。

他將要離開的時候問道：「先生，那小女孩在哪兒呢？」

我原定要把敏宜那種不正確的恐懼除去，於是喚了伊出來。

伊站在我桌子邊，望着卡布里瓦納和他的口袋。他送給了伊一些果仁與葡萄乾，但伊並不爲此所誘，只更緊緊地捉住我，伊的疑雲增長着。

這是他們第一次相會。

幾天後的一個清晨，我出門的時候見着敏宜坐在門口附近的凳子上，同伊腳邊的大卡布里瓦納談談笑笑，很引起我吃驚。那好像似我小女兒的生平，除了伊父親外，伊不會找到像這樣一個有耐性的聽者。在伊那小小沙利的一角早已裝滿了杏仁和葡萄乾，是伊客人的禮物。『爲甚麼你給她這樣多？』我說，同時掏了半個盧比給他。這個人毫不遲疑的收下了，並放進他的錢袋去。

唉，一點鐘後我回來，發現那不幸的銀幣惹出了兩倍大於它本身所值的禍來！因爲卡布里瓦納把錢給了敏宜，伊的母親見了這明晃晃的東西，緊緊追問着伊：『你在哪兒得的這半個盧比？』

『卡布里瓦納給我的。』敏宜愉快地說着。

『卡布里瓦納給你的！』伊的母親驚呼着。『哦，敏宜，你爲什麼要拿他的？』

正在這時候我進了門，救了伊的燃眉之急，並開始了我的詢問。

我看見他倆相會並不止一兩次。卡布里瓦納很聰明地用果仁與杏仁的賄賂征服了這孩子最初的恐怖。他們現在是很好的朋友呢。

他們有許多難得的談話，給了他們不少的快意。坐在他面前，以伊玲麗的身分下望那大個子，敏宜的笑波會浮泛在伊的臉上，說道：『哦，卡布里瓦納！卡布里瓦納！在你的口袋裏究竟是什麼呢？』

他會用那山國之民的鼻音答道：『一隻象。』不是想藉此作樂，或者他們是享受那幽默之趣。對我在這小孩與大人的談話中，常有一種說不出的沉醉。

卡布里瓦納也不甘示弱馬上反問道：『噫，小寶寶，甚麼時候你要到你公公家裏去？』

班加利的小姑娘們差不多都已聽到關於公公的家，但我們稍微時新一點，不願讓我們的孩子知道，敏宜對這問題，必定迷茫了一下子。但伊不會露出破綻，很能隨機應變地答道：『你要到哪兒去嗎？』

像卡布里瓦納之類的人物，知道「公公的家」或「老丈人的家」。「哇」是一雙關語——監獄的代名詞，那兒待遇我們很好，又不要花費一個錢。這健壯的小販以為我女兒的問話是這樣的意思，所以他說道：「哦！」同時舉起他的拳頭向着那莫虛有的警察，「我要揍我的老丈人！」聽到這個和擬繪那吃了敗仗的對方，敏宜會哈哈大笑而伊那令人生畏的朋友也跟着伊笑。

這是秋天的早晨，古代王公們每年正在這時出征；而我在加爾各答杜門不出，會讓我的心飄游滿天下。提到另一個國名，我的心會與之神往，看見一個外國人在街上時，我即會織起夢之網來，——高山，深谷，和他那遼闊家鄉的森林，他那村舍的週圍和那漠漠塵宇的自由生活。或者旅行的景物是向我施着魔術，在我的幻想裏去了又來更顯其生動有趣，因為我是個素食者，一提到要去旅行像雷霆打擊在我身上。在這卡布里瓦納的面前，我馬上像到了一些峻峭山峯的脚下窄徑紆迴地盤纏在那些高山之巔。我看到一條駱駝線負着商品，一隊著頭巾的商人帶着他們那古怪的武器和矛子向着平原走來。我能見到——正在這時候敏宜的母親會打我的岔，請求我「提防那個人。」

敏宜的母親，不幸是一位非常畏葸的太太。無論何時當伊聽到街上的鬧聲，或看見人們向我屋子走來，伊的結論常常是：他們不是強盜，即是酒徒，或蛇，或老虎，或瘡疾，或蟻，或蠅，或者是一個英國水兵。連這麼多年的經驗，伊仍然無法征服伊的恐怖。所以，伊對這卡布里瓦納是非常懷疑，請求我要提防他。

我常笑她杞人憂天，但伊採取了嚴重的步驟，拿嚴肅的問題來問我。

「是不曾有孩子被拐帶過嗎？」

「在卡布里瓦納有着奴役的事件，不是實在的嗎？」

「像這麼樣一個大人把一個小孩子帶起跑，那能算是矛盾得可笑嗎？」

我力爭着雖然說不是不可能，但絕對是不會。這個還不足，伊仍然憂懼着。因為那不是直接的，所以也不便拒絕那個人到我家裏來，他們的友誼也依舊繼續進行着。

卡布里瓦納·囉哈孟「註四」，每年正月中旬照例要回國去一次。這時候他非常繁忙，挨門挨戶去收取他的債務。但這一年他隨時都有空閒來看望敏宜。在外人看起來，他兩個好像有什麼陰謀似的。因為早晨他若不來，在晚上他決定會來。

在暗室的一角卒然遇見這位高個子，穿着鬆懈的衣服，像大布袋樣的人，有時連我自己也有一點兒驚訝。但當敏宜笑呼着：『哦，卡布里瓦納，卡布里瓦納！』而這兩位朋友雖然年紀相差得很遠，但沉墜在他們那重前的笑聲與打趣，於是再使得我放心。

一天清晨，是他在決意回家去的幾天以前，我正在書房修改我的稿子。天氣有一點兒冷，日光從窗櫺射進來晒着我的腳，這種微溫非常受到歡迎。那差不多是八點鐘了，清晨出外散步的人蓋着他們的頭都回了家。驟然間我聽到街上有一陣喧鬧，伸頭一望，見囉哈孟被縛在兩個警察中間走着，而在他們的背後是一羣看希奇的孩子。卡布里瓦納的衣服有着血漬，有個警察的手上且拿了一把刀。急忙跑出去，停留着他們，探詢了究竟是什麼事，零零碎碎我能搜集的是：鄰人某欠了這小販一條普哩大圍巾的債，但奸詐地否認了這場交易，兩人口角以後，囉哈孟就打了他的。現在，他的刺激到了白熱化，他用着種種怪名字來叫他的仇人。忽然敏宜在我房子走廊上出現了，叫着她不平常的『卡布里瓦納！卡布里瓦納！』當囉哈孟掉頭向伊的時候，他臉上欣然有喜色。今天他脅下沒有口袋，所以伊不能和他作「象」的討論。但伊馬上發出了第二個問題：『你是不是到你老丈人家裏去？』囉哈孟笑說道：『小寶寶，我正是到那兒去！』看見這回答

還不能使這孩子開心，舉起了他那被縛的雙手，說道：『啊，我真的想要揍那老丈人，但我的手是被綁住了！』

定他以謀殺罪，囉哈孟被判了幾年的監禁。

時間慢慢地逝去，他也被人們遺忘了。而我們的人事如常，很少念及那會一度自由過的山國之民，消磨他的歲月，在監獄裏。說來我很慚愧，連我那歡愉成性的敏宜也忘却了伊的舊友。新的朋友充溢着伊的生活，伊長得大一些，伊大部分的時間是同着女孩子們在一起。伊同她們廝混的時間真數多，連他父親的屋子也不來了，以前她是常來的。我也很少同她談話。

再過了幾年，又是一個秋天，我們已籌備好了敏宜的喜事，那是要在波佳節「註五」舉行，將都爾曼送還克拉斯，我們家裏的燈光（此地將女子比作光或明珠——譯者）也要送到伊丈夫家裏去，讓伊的父親住在黑暗裏。

那是個晴朗的晨間，雨後的空氣殊覺清爽，日光帶黃金色。它們真敞明亮，連這骯髒不堪的爾各答陋巷的磚牆上，都射着美麗的清輝。從今天亮起，喜事的喇叭就響着，每響一下我的心不住地顫跳。白拉威「註六」的哀調，似乎加緊我那行將離別的痛苦。我的敏宜今晚是要出嫁了。

從清晨起喧囂與騷擾瀰漫着我的屋子，在天井裏要得把幢蓋撐在竹槓上面那有着玳瑁聲的叉形燭臺，決定要懸挂在每間屋子和走廊上。冗繁與激奮像沒有終點似的。有個人進來恭敬地向我行了禮站在我前面，那時我正在書房裏看賬單。那就是卡布里瓦納·囉哈孟，最初我倒不會把他認出來。他沒有口袋，沒有長髮，也沒有從前那樣健壯。他微笑着，我纔認識了他。

「你幾時來的，囉哈孟？」我問。

「昨天晚上，」他說，「從監獄裏釋放出來。」

這些字我聽來很有些不入耳，我從未和一個毆傷他朋輩的人說過話，當我意識到此，我心有一點兒顫慄，因為我覺得，如果他不到這兒來，那天的吉兆還要好一點兒吧！

「這兒有婚禮，我很忙，你能否過幾天再來？」我說。

他馬上轉身走出，當他走到門口遲疑地說道：「先生，我可不可以看一下你的小寶寶？」他相信敏宜還和從前一樣。他擬繪着伊會像從前那樣子跑來叫道：「啊，卡布里瓦納！卡布里瓦納！」他並想像到他倆會說說笑笑和舊時無二，其實，爲了紀念從前的友誼，從他的同鄉那兒獲得一些杏仁、葡萄和葡萄乾，用紙包裹得好好的帶了來，因爲他自己的那些財產已經耗散了。

我再說道：『屋裏有喜事，今天你不會和任何人見面。』

這人的臉變了色，他渴羨地望了我一會，說了「早安」遂出去了。

我覺得有點兒抱歉，很想叫他轉來，但我見他又自願地回來了。他拿着他的禮品走近我的跟前說道：『先生，我帶了這點東西來給小寶寶，你願意遞給她嗎？』

我收下了，正要付錢與他時，他捉住我的手說道：『你太好了，先生，留下作個紀念吧，請不要付錢！——你有一個女孩在我家裏我也有一個正與伊一樣。我想念伊，所以帶了果子來給你的孩子——並不是爲我自己要賺錢。』

說到此，他把手放進他那鬆散的衣服內取出了一張小而骯髒的紙，很細心地打開它，用雙手在我桌子上壓按着。那上面有個小小的手印，不是照片，也不是繪畫，是用墨塗在手上再印在紙上的。

雖然他是年年到加爾各答街上來賣他的貨色，但他小女兒的這張印痕是常常在他的心坎上。

我不禁珠淚潛然。我忘却了他是一位可憐的卡布爾賣果人，我是——不，我什麼比他多？

還不是一位父親嗎？

他那住在遼遠山國的家裏的小小拍爾巴蒂的手印使我追憶起我那小小的敏宜。

我馬上叫把敏宜從閨房送出來。惹起了好些困難，我都毫不在意。伊穿着新嫁娘的紅綢服裝，沉香泥塗在伊的前額，是一個年青新娘的裝扮。敏宜含羞地走來站在我的面前。

卡布里瓦納看到這種神態有點搖搖欲墜。他不能重溫他們那舊時的友誼，最後他只得含笑說道：「小寶寶，你是不是要到你公公家裏去？」

敏宜現在已明白了「公公」的意思，伊不能作舊時的回答。伊對此只低着伊那新娘式的臉，含羞默默地站在他的面前。

當我記起了卡布里瓦納與敏宜的初次相會，我覺得難過。伊走了後，囉哈孟嘆了一口氣，遂坐在地板上。在這樣長的時期，伊自己的女兒也決定成了人的念頭忽然鑽到他的頭上來，他大概會要重新和伊做起朋友來吧。無疑地，他將找不出他那往昔所熟悉的伊。同時，在此八年中，難道她不會有着什麼變故嗎？

婚禮的號角響着，溫煦的秋陽照射着我們。但囉哈孟却坐在加爾各答一所陋巷裏，望着在

他面前的阿富汗的崇山峻嶺。

我取出了一張鈔票給他道：「囉哈孟，回到你本國自己的女兒那裏去，你倆相聚的歡樂，或者會使我的孩子有着好的幸福。」

送了這件禮品後，我不得不取消某一些禮節。我不能有着我所欲的電燈和軍樂隊，家裏的太太們對此頗為失望。在我，我覺得這次的喜酒是無上的榮幸，因為想着那迢遙的異國裏，一位久已不知存亡的父親再會着他那唯一的孩子！

【註一】 本篇的篇名為 Cabulivallah，直譯則作「卡布爾人」或「高附人」(Kafir)。此輩自阿富汗來印度經營貿易，因其常梭巡於大街小巷以兜售其貨品，無形中「卡布里瓦納」遂為彼輩之專有名稱矣。

【註二】 Abdurrahman，波斯王名。

【註三】 Father-in-law's house，丈人的家或公公的家。

【註四】 Rahuman，囉哈孟，係本篇之主角名。

【註五】 Durga女神之夫 Kalias 為印度教中三大神之一。印度人每在九十月之交，舉行其 Poojah 節，而 Durga Poojah 猶為各 Poojah 之冠。所謂「波佳」者，直譯作「供獻」或「祭祀」。印人每遇此節，常張大其事，全國一

致舉行，幾有中國舊時過陰曆年之概，而事神之虔誠與熱烈，可稱絕無僅有。

〔註六〕 Bhairavi 爲印度樂調之一種，常在晨間奏之，其聲甚哀。

拉羊覺爾的老爺們

一

從前拉羊覺爾「註一」的老爺們是頂有名的地主，他們是以窮奢極慾聞名於世。他們會把達卡「註二」細布的沿邊撕去，以為刺着他們的嫩膚，又肯耗費成千成萬的盧比在一個小女孩的婚禮上。聽說某次莊皇富麗的典禮，因為要想把晚上變成白天，他們點了無數的燈火，把繽紛的銀絲飄散在天空來摹倣陽光。那些日子是在洪水以前。洪水來了後，這些舊世界老爺們的孩子不能再繼續他們那皇帝老官樣的派頭。像一盞燈有着過多的燈心，油乾得很快，而燈光也就會黯淡而逝。

卡依那昔先生，我們的鄰居，是這而燦麗將熄滅之餘輝的最後遺品。在他成年以前他的家道已經中落得不像樣子。當他父親去世的時候有着一個炫赫的喪禮，之後，遂破產了。家產則賣了來還債。所有剩下來的現款也不敷來維持他先祖的光榮。

卡依那昔離開拉羊覺爾到了加爾各答來。他的哲嗣在這世道日下的人間世沒有住多久。

他死後，留下他僅有的女兒。

在加爾各答，我們是卡依那昔的芳鄰。最奇怪的事是我們自己的家庭歷史正和他相反。我父親用他自己的血汗掙錢，且驕然自得不會亂用一文。他穿着工人的衣服，而他的手也和工人一樣。他從未有過想用揮霍的誇示來博取「老爺」頭銜的想法，而我是他唯一的兒子，對此實深感謝。他讓我受頂好的教育，使我能自立爲人。我對於未受過「他人提拔」並不引以爲愧。我愛那窸窣有聲的鈔票比名裔貴冑在那家徒四壁的箱子裏來得好。

我相信這就是爲什麼我不高興看卡依那昔先生欠了人家的錢，只向他先祖那倒閉了的名譽銀行出空頭支票。我曾想像過他會輕視我，因爲我父親是用他的雙手掙錢。

我應當注意，除了我個人外，並沒有其他的人對於卡依那昔先生表示懊煩。想要去找一位老年人比他少作討厭的事情的，那的確是非常困難。當人家有着悲喜的時候，他會毫不遲疑地給人們一些兒慈藹的禮貌。他會參加他隣人們的一切典禮和宗教上的節會。他那親切的微笑會歡迎着老和少。他很謙遜地詢問着人家家庭的瑣事，毫不覺得倦乏。朋友在街上，遇着他，會被他逼作像鈕孔「哇」一樣，像這類一大串的問題會順序地從他的嘴裏出來：

「我的好朋友呀，我看見你是非常高興，身體很好嗎？夏西怎麼樣？哥哥好不好？你知道嗎？我剛才聽到馬都的兒子有一點兒發燒，你聽說他怎麼樣了？哈哩·恰爾南先生——我好久不會看見他了——我希望他不會生病。納克爾怎樣了？同時，啊——啊，你家的太太們很好嗎？」

卡依那昔先生的衣服，隨時都穿得很整齊清潔，雖然說他服料的來源極其有限。每天他都會細心地嗅一嗅他的襯衫，背心，大衣和褲子，他會連着他的棉被，枕頭，他那隨時坐的小地氈一齊拿去在陽光下晾晒。嗅了它們之後，他會搖抖，刷拭，並把它們放在大石上。他那僅有的傢具使得他的小屋子恰到好處，且暗示着假使多要的話，他還儲藏得有。常常因為沒有用人，他會暫時把他的屋子關起來，用他自己的手燙襯衣和夏布衣，並做一點僕役的工作。之後，他會打開他的門再來接納他的朋友。

雖然我說過卡依那昔先生喪失了他所有的地產，但他還有些傳家寶存留着：一隻酒香水的銀瓶，一具金銀絲裝飾的玫瑰香盒，一個小金盤，一條貴重的古肩巾，舊式的禮服與一頂祖傳的頭巾。這些，他費了很大的力始得免於債主們的攫奪。到了每一個適當的節會，他會鞠躬如也地將他們搬出來，以為這樣可以挽回那世間馳名的拉羊覺爾老爺們的尊嚴。於他那每天的

談話中，他以爲存心作一個最謙遜的人，是他那樣地位的人底神聖職責，應該以盡義務式的精神來表演其家庭的尊榮。他的朋友們會以善意的幽默惹惹他個性的特點，那會使得他們快樂得了不得。

隣人們不久即學會了稱他爲祖父。他們成羣結隊地到他的家裏去，同他坐幾個鐘頭。想不要使他有任何的耗費，他朋友中的某某會給他帶些菸葉去，說道：「祖父，今天早晨人家從伽耶送了我些菸葉，收着吧！且看你喜歡不。」

祖父接受了這菸葉，會說那是好到極點。於是他會告訴你某種精美絕倫的菸葉，某次他會在拉羊覺爾吸過，其價值爲每兩二十一先令。

「我不知，」他說道：「我不知現在有沒有人要想嘗試，我還有一點，馬上就可以取來。」

大家都明白，如果他們想要的話，不曉得是什麼緣故，不是那開碗櫃的鑰匙失了所在，即是他的老家人甘列須把它放在另外一個地方去了。

「你真不會相信，」他繼續說道：「當傭人在我們的跟前，東西總是會不在，而我的甘列須——我真說不出他是怎麼樣的一個蠢子，但我也也不想將他辭掉。」

甘列須爲了這家庭的臉面關係，他早已準備着去忍受一切詈罵而無怨言。

這羣人中的某位到了這時候常會說道：『不要緊，祖父，請不必費神去找尋，我們吸的菸已吸好了。另外的會太濃吧。』

於是祖父如釋重負，再坐下來繼續着他的談話。

當他的客人們起身告辭，他會送他們到門口說道：『哦，我記起了，什麼時候大家來同我一道吃飯？』

我們當中的某位會答道：『祖父，不要太急，不要太急，以後我們定下一個日期罷。』

『對呀，』他會這樣回答：『對得很，我們最好還是等候雨季到來。因爲現在很熱。同時，一個堂皇豐富的大餐像我這樣的人想請你們，這樣子的天氣很會使得我們煩膩不安。』

但當雨季到來的時候，每個人是非常小心不要去提及他的允諾。如果這問題被談到了，有些朋友會很客氣的提議說，要做那樣的事情在這急劇的雨中很有點不大適宜，最好還是等他們落完了吧。於是，這個玩意兒就這樣地玩着。

他那可憐的居室，對於他那樣地位的人實在是太小了。而我們對此也很同情他。他的朋友

們誠懇底對他說過他們非常瞭解他的困難：想要在加爾各答找一間適宜的屋子，有點像難於上青天的確，他們大家替他尋覓一間適合於他的屋子已有很多年了。但沒有朋友是那樣的蠢的會去給他找一所。祖父嘆了一口放棄式的太息，說道：『好了，好了。我想我終究還是要住在這間屋子吧。』於是他會附一個會心的微笑：『但，你知道，我不忍與我的朋友們分別，我決定要與你們相近，那真補償了一切。』

不知是這麼樣的，我對這些深有所感。我猜想這實在的理由是當一個人還年青，在他，愚鈍是最倒楣的罪惡了。卡依那昔先生並非真的很蠢，在一般的事件，大家都極欲向他商量，但一提到拉羊覺爾，他所說的話的確是缺乏常識。因為對於他有着一點玩意兒似的愛敬，所以無人反駁他那些不可能的談天，而他也就盡情盡意地胡說亂湊。當人們用着荒謬的浮誇細述着他所聽到關於拉羊覺爾光榮的歷史時，他會擺出十二萬分的莊嚴氣概將它們通通接受，連在他的夢裏，也未嘗懷疑過是有人不會相信那些的。

一一

當我坐下來作分析我對於卡依那昔先生的思想和情緒的嘗試時，我發現到我之所以不

高興他還有着更深的理由。現在我來解釋一下。

雖然我是一個有錢人的兒子，或者在大學裏浪費了我的光陰，而我所化工夫的結果是當我還很年青，我就從加爾各答大學得了碩士學位。我的品行是清白無玷，更加以我的像貌是那樣的漂亮。若說我自己是好看的話，或者人們會以為那是自稱自贊，但那總不會被認為是不實的事。

無疑的，在孟加拉省的少年中，我被一般的父母認為是一個非常有資格被選的佳偶。我很認清這一點，決心要在婚姻市場上獲取其全部價值。當我擬繪了我的選擇，在我的心目中是一個富翁唯一的女兒，長得非常漂亮，受過高等教育。遠近來向我求婚的不計其數；願給我一筆很可觀的現款。我用了那公平精細自估的秤來較量這些提議。但那兒沒有誰配得上作我的伴侶，我被詩人拔巴伍誦所設服。他說：

『在此世界，

時間無盡，空間亦無盡；

最後或者會生出一位

來與我那至高的美相並。」

但，在這象徵的現代，和這褊隘的近代孟加拉，那無與倫比的伊人究竟是否出世，那是很可能懷疑的。

同時，向我的讚譽，被那些狡猾的父母們響着各種調子和不同的韻拍。

我是否喜歡他們的女兒那是另一個問題。但他們所奉獻的崇拜常會使人高興的。我認爲那是我分所應得，因爲我是那樣地好。聽得人家說，當神靈們不允賜恩典與凡人時，但仍希望信徒們要至誠地向他們敬禮，否則是要發怒的。我個人把那種神聖的期待很強烈地發展着。

我已經說過卡依那昔先生只有一個孫女。我見過伊很多次，但並不會誤以爲伊長得漂亮。我全沒有過伊或者會成爲我的伴侶的意思。在我，大概都差不多，無疑地，有一天卡依那昔先生會用全副的虔誠將伊像羔羊樣地奉獻在我那心靈的神壇。真的，——這就是我不高興他的祕密——我非常惱恨他未曾做這件事。

我聽到他告訴他的朋友們說拉羊覺爾的老爺們從不向人乞求恩惠。即使這女孩子永遠不出嫁，他也不能打破他的祖傳。就是他那種妄自高大使得我冒火。我的忿怒在我的心頭鬱結

了好久。我靜着不響，堅毅地忍耐着，因為我是那樣的好。

像閃電與鳴雷，一股兒幽默意味和着震怒的怨語住在我的靈台，只顧替自己出氣而去懲罰那老傢伙，在我，當然是不可能。所以很久，我都不曾有所動作，但一天忽然靈機觸動，我想出了一條妙計。我禁不住促其實現的誘惑。

我說過卡依那昔先生的朋友們阿諛這位老人的虛榮是無微不至。一位政府方面退休了的公務員告訴他說每逢他會見副總督的時候，他常常問到拉羊覺爾老爺們的近況，而這位副總督聽得人家說在整個孟加拉省真正可景仰的望族只有補爾打宛的王子和拉羊覺爾的老爺。當這驚人的扯謊述給了卡依那昔先生聽，他感激得不得了，常常講述着這故事。之後，每當他遇見這位公務員與他的同伴，他會問他下面這些問題：

『唷啊——我想起了，副總督怎麼樣？你不是說他很好嗎？』
『是的，我聽到是非常高興！那親愛的總督夫人也不是很好嗎？』
『是的，那末，小少爺們——他們是不是很平安？』
『是的，那是很好的消息！當你會見他們的時候，請你代我向他們致意。』

卡依那昔先生常常表示有一天要去會見這位總督大人。等到拉羊覺爾的家用馬車配好

能朝覲總督府以前，那末，來來去去的大老爺與小老爺與胡古里河的水，不知會換了許多許多。

一天我把卡依那昔先生請到一邊，向他低語道：『祖父，昨天我在朝會裏，副總督曾提及拉羊覺爾的老爺們。我告訴他卡依那昔先生已經到城裏來了。你知道嗎？你未曾拜訪他，他非常不高興。他告訴我他且行他的禮節吧，就在今天下午，他自己要向你作私人拜會。』

其他任何人會馬上折穿我的西洋鏡。如果那是對別人說，卡依那昔先生也會知道這是開玩笑。但畢竟他從他的朋友那位公務員那兒聽到這些兼着他自己的浮誇，一位副總督來會見他，似乎是人世間最自然不過的事。他聽到我的消息後變得來神魂不安。每一與那拜會有關的小事都浮上他的心頭——而最糟的事是他不懂英語。天曉得怎能解決這個困難。我告訴他說一點兒困難也沒有：不懂英文頗為高貴，因為副總督常常有一個繙譯跟着他，同時他再三說過這是私人拜會。

約在中午時分，當大多數的隣居都在工作，其餘的都在睡覺，一輛雙馬車走來停在卡依那昔先生的屋子前面，兩個穿號衣的皂役到樓上來高聲報道：『副總督駕到了。』卡依那昔先生已穿戴了他那舊式的禮服和祖傳的頭巾，老早就在那兒等候着；而甘列須則在他的側邊，穿上

了他主人最好的一套衣服來赴此盛典。當這副總督通過名，卡依那昔先生遂戰戰兢兢連氣也換不過來似地跑向門口去迎接我那位化裝的朋友，口裏不住地說「瞞頭，瞞頭，」每步路都低頭彎腰，盡其所有的本事倒退着。他把他那古舊傳家肩巾鋪在一張硬木椅上，請副總督落了坐。於是他用烏爾都「註五」——古代王公大人們用的廷語，口似懸河樣的說了一大串，再把一隻陳列有金摩哈爾「註六」的金盤呈上，那是他倒運後的唯一紀念品。他的老家人甘列須帶着誠惶誠恐的神氣，站在那洒香水器的背後，時時用那金銀絲裝飾的玫瑰香盒，小心翼翼地向那副總督噴射着。

卡依那昔先生連連表示抱歉，說未能在他那拉羊覺爾自己的村園用其先祖所有的光榮來迎接這位千歲。在那兒他會以適當的儀節來歡迎他。他在加爾各答是一位生客和暫時寄居者——其實，是如魚失水。

我的朋友戴着他的高絲帽很嚴肅地點着頭，不須我來申訴。若依照英國的規矩，到了屋子以後帽子是要取下來，而我的朋友不敢這樣做的緣因是恐防被看破；卡依那昔先生和他的老家人甘列須一點兒也不覺察到這儀節的漏洞。

在這十分鐘的會見，點頭佔最主要的部分，之後，我的朋友遂起身告別。這兩個穿號衣的皂役依照事前規定好了的計劃，把那串金摩哈爾、金盤、古肩巾、洒香水的銀瓶和金銀絲裝飾的玫瑰香盒，很莊嚴堂皇地拿出去擺在馬車裏。卡依那昔先生認爲那是副總督們的慣例。

全部的進行——我都從隔壁一間屋子窺望着，我的兩肋暗笑得發痛。當我再也忍不住的時候，我飛跑到更遠的一間屋子去，忽然間發現在那屋子的一角，一個少女在嗚咽着，好像伊的心兒是要破裂的樣子。當伊見着我那喧囂的笑，伊激奮到了極點，用着伊那對圓圓地烏睛的光向我的眼睛射來，並用那咽淚似的語調說道：『告訴我！我的祖父有什麼對不起你的地方？你爲甚麼要來欺騙他？你爲甚麼到這兒來爲甚麼？——』

伊不能再說下去，用手遮着伊的臉，嗚咽地啜泣着。

我的笑容馬上消逝了。我這次的動作，除了是一個想入非非的玩笑外，我毫未想到是會有着什麼了不起的事。現在我發現到我使得那慈柔的小心去受最殘酷的痛苦，我那一切殘忍的醜態皆起而譴責我。我靜悄悄地離開了那屋子，像被踢了的狗一樣。

迄至今日，我瞧不起卡依那昔先生的孫女庫松，以爲伊在婚姻市場上是一個什麼不值錢

的商品，想要逗引一個丈夫終於落了空。但現在我驚奇地發現到，在那屋子的一角刺傷了人的心。

通宵我未曾入睡。我的心是擾擾不安。在第二天的清晨我將那些贓物歸還到卡依那昔先生的住處，希望能將它們暗暗地交與他的僕人甘列須。我在門外等候着不見任何人，遂向樓上卡依那昔先生的房間走去。我在走廊上聽到庫松用一種勸誘的口氣問他的祖父道：『最親愛的達達「註六」，請你告訴我，昨天那副總督向你所說的一切，連一個字也不要漏去，我想要再聽一遍，想得要命。』

而這位祖父並不須乎鼓勵。他的臉上泛着無上的光榮，當他複述着那副總督是那樣子地好法，如何如何地稱揚讚嘆拉羊覺爾的古世家。這女孩子坐在他的前面，望着他的臉專心致志地聽着，她已下了決心，為愛護這老人起見，決將周旋到底。

我心深有所感，淚簌簌下墜。我靜靜地站在走廊上聽祖父講完了那副總督來拜會的一切，他當然更加油漆醋。最後他終於離開了那間屋子，於是我將那些贓物放在那女孩腳邊，我一聲也不響遂走了出來。

稍晚我自己再去看卡依那昔先生。依照我們現代的壞習慣，我對於這位老人，我每到他的房間去，未曾向他行過禮，但今天我向他鞠了躬並摩了他的脚。我相信這老人會以為那位副總督來他家拜訪是我那新禮貌的主要原因。他非常激謝，一種慈藹而嚴厲的光從他的眼角射出。他的朋友蜂湧而至，而他又已和盤托出了那副總督的拜會，且更加上一種不可想像的鋪張誇示。關於這拜會質與量的兩方面都早已成爲一首史詩了。

當其他的來賓告辭後，我很謙遜地向這老人說明了我的提議：『雖然說我不曾有過片刻的妄想，欲與這赫赫有名的世家攀親，但是……』

當我把聯姻的話提出後，這老人緊抱着我，歡喜得手舞足蹈，說道：『我是個窮人，毫未期望過會有這樣好的福氣。』

那就是卡依那昔先生生平的最初一次與最後一次，承認了自己的窮。那也就是他生平的最初一次與最後一次，即使是片時的話，他忘却了那屬於拉羊覺爾老爺們的先祖的尊嚴。

〔註一〕本篇篇名爲 The Babus of Nayanjore Babu 爲班加利文中一種尊稱，約當於中國之「先生」或舊

式的「老爺」。

【註二】 Dacca 地名，在印度孟加拉省之東部，以產細布著名。

【註三】 此地謂卡依那昔先生愛喋喋不休，遇有人則以話纏擾之。如穿紐孔然。

【註四】 Dra 仍為現時印度所流行的方言之一，其寫法蓋採阿刺伯字母。

【註五】 Mohur 印度古時金幣。

【註六】 Dada 通常作「哥哥」或「長兄」之意；但此處作「祖父」講。

信徒

一

某個時期當我的聲望最不為我的讀者們所歡迎，我的名字在報紙上成爲衆矢之的，一般人都永遠循環地謾罵着我，我覺得我應當到一個清靜的地方去隱居，且去忘掉我自己。

在鄉間我有一所房子，從加爾各答去並沒有多少路，在那兒我可以不爲人所知和悠閒自在。那兒的村民對於我還不會得到有什麼結論。他們知道我不單是來休暇的寓公或尋樂者；因爲我並未曾以城市的喧囂來侵犯那村夜的靜寂。同時他們也不把我當作一位修道士看待，因爲我同他們那一面的相識，認爲我有點奢華的味兒。對於他們，我並不是旅行者了，因爲我雖然有着放浪的天性，而我那在農田村原裏的徘徊逡巡却是毫無目的。他們也很難確定究竟我結了婚沒有，因他們毫未曾見過我和我的孩子一道。爲了分辨不出我是生張熟魏，他們早已放棄了我，讓我蹣跚涼涼地一個人。

最近我才知道這村裏有一個人對我深感興趣。我們的相識是在七月裏一個酷熱的下午，那天整個上午都落着雨，空氣和着薄霧，濕潤而重，像哭後的眼臉一樣。

我懶洋洋地坐着一頭有斑點的牛在那小河的平岸上張望着，下午的太陽是在玩着伊那光閃閃的把戲，這光衣底單純的美，使得我懶慵地奇異着人們眼巴巴地耗費錢財來開設成衣店而褻奪了他們那皮膚天然的外衣。

當我正在這樣懶洋洋地凝望着，沉思着，一位中年婦人走來向我行着五體投地的大禮。在她的衣服裏，伊帶着有幾枝花來，她合掌獻了一枝與我，當她獻給我的時候，說道：『這是獻給我上帝的供品。』

她去了，當她說着這些話的時候，我很愕然，在她未去以前，我連看也不會看她一眼。這整個事件是非常簡單；但一個深刻的印象留在我的心靈；我再轉過身去看那田裏的牛，伊那生活的閒趣，正吸着深呼吸，嚼着茂草，當伊揮拂蚊蚋的時候，對於我似乎充滿了神秘。我的讀者們或會笑我的愚癡，但我內心是有着無限的艷羨。我將我的虔誠頂禮獻與生活的真樂趣，那就是上帝的生命。於是，折了些杞菓樹的嫩枝，我親手喂了那頭牛；做過這件事後，我有着那已使得上帝高興的喜愉。

第二年我回到這鄉村來的時候正是二月，寒季還遼巡未去，晨曦射進我的屋子來，我非常

感謝伊的溫煦。當傭人跑來說有一個昆濕紐派「註」的信徒想來看我的時候，我正在寫作，我心不在焉地，叫他把伊帶到樓上來，之後，我又繼續寫作。這位信徒進來後，跪下去向我行禮並摩我的腳，我認出伊是我所見過的婦人，轉瞬間不覺一年了。

現在我可以仔細地觀察伊，她已經過了人們問女人是否漂亮的時期。伊的身材較通常的高度略高，頗結實健壯；但伊的身體稍微有一點兒彎駝，大概是因為伊那隨時謙敬的緣故，但伊對於此，並沒有什麼不自然之處。伊最可注意之點是伊的一雙眼睛，好像有刺射的力量，有縮地的功能。

用着伊那一雙圓圓的眼睛，伊進來時好像要把我推倒的樣子：

『這是什麼？』伊問着。『爲甚麼你把我召喚到你的寶座前來，我的上帝？我常常在樹林中來會你，那要好得多，那才真是會見你的所在。』

她決定見過我在花園裏散步，而我不會看見他。最近的幾天我着了涼，所以未能外出；我只好強迫式地住在屋裏，從我的晒台上向着夕陽西下的晴空致敬。稍稍沉默了一會兒，信徒向我說道：『哦，我的上帝，給我一些嘉言懿訓吧。』

我對此突如其來的請求毫未提防，因着一時的激奮，我回答伊道：『嘉言懿訓，我既不予亦不取，我只靜默地睜開我的眼睛，那末，馬上我既能聽又能看，即使說一聲也不響的話。現在我望着你，與聆聽你的聲音並沒有兩樣。』

我說話的時候這位信徒很受了激刺，高叫道：『上帝向我說話，不但要用他的口，且要用他的全身。』

我向伊說道：『我在澄靜的時候，我可以用全身來聽。我從加爾各答到這兒來，就是來聆聽那種聲音的。』

信徒說道：『是，我明白，所以我也到這兒來坐在你的側邊。』

伊在告辭以前，再跪下去摩我的腳，我能看得出伊有點兒不大高興，因為我的腳穿得有東西，伊希望牠們裸露着。

次晨的清早我出來坐在我那屋頂的晒台上，在南向樹行的外邊我見到曠野的寒凝與岑寂；在村邊叢樹的外面，我望見太陽從東方的蔗田升起。從那些黝黑樹叢的濃蔭裏，村徑突然地躍現着。那條路伸展着，紆迴着，直到地平線上一所很遠的村莊，及至迷失在那灰色的霧靄裏。

那天早晨太陽究竟出來與否是很難說的事。白色的罩幕仍緊貼在樹杪。我見着信徒在那朦朧的破曉步行着，像一個曙光的霧怪。伊諷誦着經咒給上帝，敲着伊的鐃鉞。

濃霧終於消逝了；太陽像村上慈愛的祖父，他坐伴着那一切正在家裏和田裏的進行的工作。

當我剛剛坐在我的寫字台前，想去安慰我那在加爾各答編輯們的飢餓的腸胃時，樓梯上忽有脚步聲，信徒自己哼唱着，走進來向我點頭，我遂從紙上抬起頭來。

伊向我說道：『我的上帝，昨天我吃過你那剩下來像神聖一樣的飯。』

我很驚訝，問伊怎能那樣做。

『哦，』伊說道，『晚間我等候在你的門口，那時你正在用晚餐，當你的飯盤端了到外邊來，我遂從那兒拿了些來吃。』

對於我這是一件嚇人聽聞的事，因為村上的人大家都曉得我去過歐洲，與歐洲人一同吃過飯。固然，我是一位素食者，但我那廚夫的聖潔，經不得人家的審察，而道地的守舊派認為我的飲食是不潔。

信徒注意到我的驚訝，說道：『我的上帝，若我不能吃你的飯，究竟我爲什麼要到你這兒來呢？』

我問了伊自己喀斯德「註二」的人會要說什麼。伊說她已經將此消息在全村遠近都傳遍了。伊的喀斯德的人搖着頭，同意了伊當各行其是。

我查出這位信徒是出生在鄉裏的望族，而伊的母親頗稱小康，想要收留伊的女兒，但伊自己願做乞丐。我問伊如何地生活法，她說伊的徒衆給了她一塊地，對於飲食則是沿門托鉢。她又說：『我由乞求得來的飲食才是神聖的。』

後來我思量了伊所說的話，我才明白了她的意思。當我們隨他人的歡喜得到飲食像施濟品一樣，我們憶記着上帝是施者。但當我們在家裏領受安定的飲食，習以爲常，我們會認爲那是自己的權利。

我很想詢問關於伊的丈夫。但伊間接地都不曾提到他，所以我也就不便問及。

不久我發現到，在村裏有高等喀斯德人住的地方，對於這信徒一點兒敬仰也沒有。

『關於上帝的事務，』伊說：『他們毫未施捨過一文錢；但他們有着上帝土地最多的一份；』

而禮拜的窮人只有餓肚。」

我問伊爲什麼不去與那沒有上帝的人住在一塊兒，去幫助他趨向於更好的生活，「那，我用一種安慰式的語調說道：『會爲敬禮神聖的一種最高型式。』」

我常聽得人家講述這一類的說教，但我爲了公益頗欲以此自仿，當機會到來的話。

但信徒對此一點兒影響也沒有。伊睜開了伊那一對圓而大的眼睛，畢直地向我望着，說道：「你是不是想說因爲上帝是與罪人在一起，所以當你替他們謀利益，那就是替上帝謀，是那樣的嗎？」

「是，」我回答：「那就是我的意思。」

「當然，」伊回答時帶着幾乎不能忍受的樣子。『當然，上帝是與他們在一起；否則，他們怎能生存呢？但那對於我又有什麼呢？我的上帝不是在那兒，我的上帝不能和他們一同禮拜；因爲我不能在那兒找着他，我訪尋他要在我能找得着他的地方。』

伊在說話的時候向我行了禮。伊之所想說的即是：只是上帝無所不在的學說並不能幫助我們，上帝是遍滿一切——這真理，或者是一個不可了解的抽象名詞，所以對於我們是不着實

際，何處我能看見「他」，那兒就是「他」在我靈魂裏的實際。

不須我來解釋，一向伊向我所表示的信心，伊並不把我當做一個個體，我只是伊那神的崇拜的一種車乘。那出乎了我所能接受與拒絕的範圍之外，因為那不是我的而是上帝的。

當那位信徒再來時，伊見我再繁忙於我的書和紙。

「你在做什麼？」伊說時帶着顯著的懊煩，「我的上帝要你從事於這樣的勞作嗎？無論我何時來，你總是在寫字與讀書。」

「上帝使他那無用的人繁忙。」我回答說：「否則，他們必定要惹出亂子來。在生活中，他們要去做那些不值一文錢的事情，那使得他們免除苦惱。」

信徒告訴我，說伊看不慣我天天被那重重的障礙圍繞着。假使伊要來看我，傭人不會准他直接跑到樓上來。於禮拜時，伊欲摩我的脚，而我的襪子又常常在那兒，而每當伊想和我作簡單底談話，又發現到我的心是迷失在那無邊的書堆裏。

這回，於伊動身前，伊合掌說道：「我的上帝，今天早晨我覺着你的脚——赤脚——在我的胸前，是如何的清涼啊！我把牠們放在我的頭上禮敬了很久，那使得我全身都清涼了。之後，請問：

我到這兒來究竟有什麼用處？我爲什麼要來我的主，老實地告訴我吧！——那不是只是一個困惑嗎？」

在我棹子上的花瓶裏插得有些花，園丁拿了些鮮花來代替牠們時，伊也在那兒，伊眼望着他換了它們。

「就是那樣嗎？」伊大叫道：「你處置那些花嗎？那末，把它們送與我吧！」

伊很溫柔地把那些花拿在伊的手上，低着頭去凝視它們。幾分鐘後的沉默，伊抬起伊的頭再向我說道：「你並未注意看過這些花；所以你覺得它們陳腐；如果你真的仔細看它們，那末，你的讀書與寫字馬上會化作清風。」

伊把那些花一起細在伊的衣角，並用一種虔敬的態度放在伊的頭上，恭而敬之的說道：「讓上帝和我同去。」

伊這樣做過後，我覺得這些花在我們屋子裏未能從我們的手中享到它所應得的報酬——愛惜。我把它們插在瓶子裏正像一排淘氣的學童站着等候懲罰。

是晚，信徒又來在屋頂晒台上，坐在我的腳邊。

「我把那些花送完了，」伊說道：「是我今天早晨挨門挨戶唱着上帝的名字送了的。寶宜，我們村裏的村長，譏笑我的虔誠說道：『你爲什麼把你整個的信仰都耗費在「他」身上？你不曉得鄉間罵他罵得不像個樣子嗎？』我的上帝，那是實在的嗎？他們使你難堪是實在的嗎？」

暫時我有一點兒愕然。發現到印刷工人的墨漬能風行得這麼遠，那是很值得驚訝的事。

信徒繼續說道：「寶宜以爲他一口氣可以吹散我的熱情！但這並非是薄弱的熱情；而是熊熊之火。我的上帝，他們爲什麼要辱罵你？」

我說道：「因爲我活該，我猜想在我的欲望中是浪游不定而欲暗地裏去竊取人們的心。」

信徒說道：「現在你自己看看吧！他們的心究有好一點兒價值。他們滿是毒藥，而這種毒藥會醫好你的貪欲。」

「當一個人，」我回答道：「於他的內心有着欲望的時候，他常近乎受措於人。這種欲望的自身把毒藥供給他的敵人。」

「大慈大悲的上帝呀！」伊回答道：「且用「他」自己的手來打我們，將驅出一切毒藥嗎！若人能忍受上帝的責管到底，那他是得救了。」

二一
那天晚上，信徒把伊生活的故事告訴了我，當伊從頭至尾敘述伊生平的時候，夜星在樹叢的後面高掛着。

「我的丈夫是非常簡樸，有些人以為他是一個蠢漢；但我明白，能瞭解得簡單一些的人，比較要靠得住些。在事業上與家庭方面的雜務，他頗自有主張，因為他所需的很小，欲望亦很少，他很能謹慎地量入為出，他毫不干涉其他的事情，也不想瞭解它們。」

「在我們的婚後不久，我丈夫的雙親遂去世了，於是只剩下孤獨的我倆，而我的丈夫常常需要一個人照管他；我很慚愧地自召，他對我很客氣，把我當做他的長輩看待。但我相信，他了解事理要比我好些，雖然說我很有說話的能力。」

「全人類中，最為他所尊敬的是孤嚕（註三）塔孤爾的。確，那不獨是敬且是愛；像他這種愛是頗為稀少。」

「孤嚕塔孤爾比我的丈夫較年青啊，他是如何地漂亮！」

「他還是一個小孩的時候，我的丈夫即同他遊戲；從那時起他就把他的心與靈魂奉獻給

這位兒時的友人塔孤爾知道我的丈夫是很忠厚老誠，所以他常毫不容情地譏刺他。

「他同他的朋友，爲了他們自己的快樂來同他開玩笑；他用大願大力的精神去忍受一切。」我嫁到這家來的時候，孤嚕塔孤爾正在北叻勒斯求學，當他回到我們村裏來，那時我才十八歲。

「在十五歲的時候，我生了第一個孩子。我是那樣的年青，我不曉得如何去珍惜他。我喜歡說話，常和村裏的朋友們一坐就是幾點鐘。當我逼迫住在家裏來撫養他的時候，我常對我的孩子發怒。天呀！我的小寶寶既來到了我的生命中，但我不會把玩具替他預備好。他來在母親的心裏，但母親的心落了伍。他在忿怒之下遂離開了我；從此，我遂在此茫茫的世界來搜尋他。」

「那孩子是他父親的心肝寶貝，我那不小心的疎忽使得我丈夫難過，但他是一個不作聲的人，他從沒有得到發洩他的痛苦的機會。」

「奇異的事是那孩子不願我的忽略，愛我甚於其他任何人。他好像存有一天我將離開他的恐懼。所以，連我是同他在一道，他也會目不轉睛地望着我。我很少和他在一起，所以他盼望我常盼得望眼欲穿。每天我到河邊去，他怒氣沖沖地伸出他那小小的雙臂要我把他帶去，但洗澡

的河岸是我會朋友的地方，我並不希望這孩子來累贅我。

「那是一個八月的清晨，捲捲底層雲用緊貼的濕衣裹住了中午當我去到河邊的時候，我叫傭婦照顧這孩子，我一邊走，這孩子一邊啼哭地跟着我。」

「我到達河岸時還沒有一個人，全村婦女中要算我最會游泳，雨發河水滿泛着，我游泳到河流的中間，離岸邊有着相當的距離。」

「從岸上傳來一聲「媽」的呼叫，我掉頭望見我的孩子正下着石梯，邊喊邊走，我大聲叫他停止，他還是繼續前進，邊喊邊笑，爲着恐怖我的手腳痙攣得不能動彈，我閉着眼睛不敢看，當我再睜開眼睛，我孩子的笑渦遂從那光滑的石梯上永遠地消逝了。」

「回到岸邊去，我把他從水裏摸起來，雙手抱住他，我的孩子，我的乖乖。他常常請求我要帶他一道，我都未曾照辦，現在我是抱住他了，但他再也不望一下我的眼睛，叫一聲「媽。」

「小寶貝來到我家以後，我一向都輕慢他使他啼哭不寧。現在所有疎忽的罪過開始打擊着我的心，一錘又一錘，不停地打着。當孩子還在的時候，我讓他孤獨一人，我不許他同我一一道，現在他是死了，他的記憶緊緊憑依着我，永遠都不離開我。」

「我丈夫所受的痛苦只有天曉得。假使他懲罰了我的罪，或者我們兩個都要好一些。但他只曉得緘默地忍受着，不知道怎樣開口。」

「當我幾乎是因幽哀而發狂，孤嚕塔孤爾回來了。先前他與我丈夫的關係不過是童年的友誼；如今我丈夫對於他的學問與道德的敬仰是沒有止境。在他面前他很少說話，他是非常怕他。」

「我的丈夫請他的孤嚕來安慰我，孤嚕塔孤爾開始向我諷讀和解說聖經。但我並不以為牠們對於我的心有着很大的影響，我認為牠們的價值就是在唸誦時的聲音。上帝替人們將神聖生命的玉液放在心靈的深處，要藉人的聲音才可以喝到。在他手裏更沒有比這再好的杯子；即使他自己也從這一隻杯子裏喝着他那神聖的玉液。」

「我丈夫對於他孤嚕的愛敬充滿着我們的家庭，恰像香雲氤氳遍了一座廟裏的神龕。我表示了那種敬仰並得到和平。我藉那孤嚕來認識我的上帝。他每天早晨到我們家裏來吃早飯。醒來我心上的第一個念頭就是：他的飲食好像是從上帝那兒來的神聖的禮品。當我料理他的餐食，我的手指有說不出的愉快。」

「當我丈夫見我對他的孤嚕有堅定的信仰，他對我的恭敬也大大地增加了。他注意到他的孤嚕亟想對我解說聖經。他想過，因為他自己很愚鈍，毫未期望能贏得他孤嚕的眷顧；但他的妻却是來擔負這使命的。」

「這樣，很快活地又過了五年，而我的一生或者會像那樣過去；但在這表層的下面，有偷竊的行爲在某處暗中進行，我偵察不出來；但算我那心靈的上帝發覺了。於是，在某一天，我們整個的生活霎時變得天翻地覆。」

「那是在仲夏的一個早晨，我洗澡回來，週身衣服透濕，走下一條幽陰的巷子。在路的轉角處的一株杧菓樹下，我遇着孤嚕塔孤爾，在他的肩上有着毛巾，口裏唸着梵文的詩章，他正是去洗澡。我的濕衣緊緊地貼着我的身體，要遇見他頗有點兒害羞，我想很快地走過去，並不要見他，但他喚了我的名字。」

「我停止了，收縮着我的眼睛戰慄不安。他不轉睛地望着我，說道：『你的身體是如何地停勻呀！』」

「整個鳥兒的世界似乎是在頭上的樹枝上歡唱着，所有在這小巷的樹叢也似乎鮮花怒

放，那似乎是天地及其他一切的一切都變作了狂歡的暴動。

「我不知我是怎樣回到家裏，我只記得我衝進了我們禮拜上帝的屋子裏，而這間屋子似乎也空洞無物，在我眼前的只有那當我從河邊回來在那幽黯小巷裏的亮晃晃的金光，閃爍在我的面前。

「孤嚕塔孤爾那天回來吃飯，向我的丈夫問我到那兒去了，他搜尋了我，但到處都沒有發現着。

「呀！世界對於我已變了像，同樣的太陽已不是我從前的太陽了。我因驚惶失措而求教於我的上帝，但他則掉臉不顧。

「我不知道那天是怎樣過去的，那天晚上我是要去會見我的丈夫，夜是漆黑而靜，那就是我丈夫的心像微明時分的星子射着清輝的時候。在黑暗中我聽到他說話，發現到他瞭解事理是那樣的清楚，很使我驚訝。

「有時因着家事，晚上我休息得很遲，我的丈夫也不去睡，坐在地板上等候我。像在這種時候，我們的談話大多是關於我們的孤嚕。

「那天晚上我走進我的屋子已經過了午夜，我發覺我的丈夫睡在地板上。我沒有麻煩他，遂睡在他腳邊的地上，頭向着他。一次在睡夢中他伸開他的腳彈擊着我的胸脯，那就是他最後的遺贈。」

「第二天清晨，在我丈夫醒來以前我早已坐在他的側邊。窗外，在波羅密樹上的簇葉於更殘漏盡時分現着黎明時的微紅，時間還很早，烏鴉尚未開口。」

「我跪下去用前額觸着我丈夫的腳，他坐起來驚駭得像是從夢中醒來，他驚愕地望着我的臉，我說道：

「我已下了決心，我決定要離開這世界，我不再是你的人了，我決定要離開你的家。」

「或者我的丈夫以為他還是在做夢，他不曾說一個字。」

「呀！請聽我說吧！我以無限的痛苦懇求着。請聽和了解我吧！你決定要再娶一個妻子，我則決定要告辭了。」

「我的丈夫說：『這些瘋狂的話究竟是什麼事？誰勸你離開這世界？』」

「我說道：『我的孤嚕塔孤爾。』」

告？」

「我丈夫看來像迷惑的樣子，」孤嚕塔孤爾，」他叫喊着，「什麼時候他給了你這個勸告？」

「昨天早晨，」我回答道：「當我從河邊回來在路上遇着他。」

「他的聲音有點兒抖顫，他掉過頭來望着我的臉問道：『爲甚麼他給你這樣的命令？』」

「我不明白，」我回答他說：「問他吧！他自己會告訴你，假使他能說的話。」

「我丈夫說道：『就是繼續住在這個世界裏，那末離世還是可能的，你不要離開我的家，我將向我的孤嚕提及此事。』」

「『你的孤嚕，』我說道：『或者會接受你的請求；但我的心永遠不會同意，我決定要離開你的家，從此，這世界將與我無關了。』」

「我的丈夫不作聲，在黑暗裏我們坐在地板上。天亮的時候他向我說道：『讓我倆都到他那兒去。』」

「我合掌說道：『我不要再會他。』」

「他直瞪着我，我低着我的眼睛，他也不再說什麼了。不曉得是怎樣的，我知道他曾看透了。」

我的肺腑，瞭解那兒究竟是一回什麼事。在我的世界裏只有兩個人最愛我——我的兒子與我的丈夫。那種愛就是我的上帝，所以那兒不容有虛偽。二者中之一離我而去，那末我就要離開那剩下來的了一個了。現在我決定要真理，唯一的真理。」

她向我瞋了頭，起來又行了鞠躬禮，遂辭我而去。

〔註二〕 印度教中最著名之二派爲希瓦派 (Siva) 與毘濕紐派 (Vishnu)。毘濕紐派又分爲南北二派，北派名 Vadukalais，於彼等之額前塗着 U 形教標或 Caste mark；南派名 Tenkalais，於彼等之額前則有 Y 形標記以別之。

〔註一〕 喀斯德 Caste，即階級意。印度之階級大者有四：(A) 祭司階級；(B) 貴族或武士階級；(C) 商人階級；(D) 奴役階級。小者，即每一階級中又分出若干階級，則不可以計量。常自守門戶，不與之發生任何關係。

〔註三〕 孤嚕 Guru，直譯作：師尊，上師，老師或先生。其作孤嚕之人，普通必爲婆羅門階級或祭司階級，以其位高尊有學識也。

編輯

當我的妻還未去世的時候，我很少注意到蒲羅巴。實在說起來，我想念蒲羅巴的母親，倒比我對於這孩子自身來得多些。

那時候，我對付伊是在表面上，只限於一點兒撫愛，聽她那呀呀學語，有時且看看她的笑和玩。我喜愛她是當我和她還玩得合式，但如果她恐嚇着而使人厭倦的話，我會毫不遲疑地將伊交給她的母親。

最後，因為我妻的早逝，這孩子遂由她母親的臂中而落到我的手上來了，我則把伊當做心肝一樣看待。

究竟是我認為那是我的責任要用加倍的愛惜把那無娘的孩兒養大起來或者是我的女兒伊以為那是她的責任要用過分的留意來照顧伊那無妻的父親——這是很難說的一件事。無論怎樣，從八歲起，伊開始擔負了管家婆的任務，那總是事實。很明顯地，這小女孩任命了伊自己為她父親的唯一管理人。

我內心微笑着，將我自己整個地交給伊去處理。不久我見到，我越不濟事與無辦法，伊變得來越見高興。我發覺到即使我從挂衣柱上取下我自己的衣服或是去拿我自己的傘，伊現出一種把伊得罪了的神氣，很明顯地，伊以為我僭取了伊的權利。以前她未曾有着這麼樣十全十美的一個玩具，像伊現在有着伊父親那樣，所以對於餵他，給他穿衣服，甚至於把他放在床上，伊有着最熱切的欣愉。只有當我教她以算學初步或第一讀本的時候才有着機會擺出我那父親的尊嚴。

那個從哪兒能得着足數的錢去給予一位適宜的新郎來作伊的嫁奩的念頭常常縈繞着我。我讓伊受得有很好的教育，但如果伊落在一個蠢貨手裏，那結果又會怎樣？

我決心要去賺錢，在政府機關方面去謀一個位置，我又太老，而在私人方面找事做，我又沒有這種人緣，想了好久，我下決心我要著書賣了。

假使你將一節竹管鑽些孔，那既不再會貯油也不會裝水，其實，它已失去了他的接受力了；但你如用氣一吹，那末，不要有一點兒化費即會創出音樂。我深覺得一個人沒有實用時可以作裝飾品看待，同時一個人在其他的園地沒有怎樣的生發，至少他可以製造文藝。被這個念頭所

鼓勵，我遂寫了一本滑稽劇，人們說還差不多，並且在戲台上出演過。

一次嘗到名的滋味，我發現我自己無力去停止那更遠的追求，天天我都帶着那有疼痛的決心去寫滑稽劇。

蒲羅巴會帶着伊的微笑走來，很溫柔地提醒我道：『父親，這是你洗澡的時候了。』而我會咆哮地向着伊：『走開，走開；你看不見我現在是很忙嗎？不要擾煩我。』

這可憐的孩子會離我而去，伊的臉色黑得像突然被吹熄了的燈光，而不爲人所注意。

我把女僕逐出去並毆打我的男僕，當叫化子們到我的門前來唱歌，我會站起來拿一根棍在他們後面追趕。我的房間是靠街這一邊，路上的行人會停止下來要我告訴他們的路，而我會請他們向賈理却處問去。唉！不幸沒有一個人把那當做一回事，以我是正在從事寫一本令人叫好的滑稽劇。

我所得的錢終未曾趕上我所得的滑稽與名譽那樣好。但那並不會使我着急，雖然說在那時候所有有資格當新郎的人們已經長大了給另外那些她們的父母並不會寫過滑稽劇的新娘們配去。

就在那個當兒，一個難得的機會來找着我，甲希爾格朗鎮的某地主出版了一種報紙，下了聘書請我去當該報的編輯，我答應了接受這個任務。

在最初的幾天，我用着那樣火熱的情趣寫作，當我走到街上去的時候，人們竟特別注意地指點着我（他就是某某編輯），於是我覺得有一道燦爛的圓光在我的前額。

次於甲希爾格朗的就是阿希爾格朗村。在這兩個村莊的地主間是懷有着敵對與宿怨，在過去的某一個時期他們拳頭相加並非不是常見的事。但現在，縣長迫令了他倆和平安處，我就接了那替某個勁敵做工作被雇來的兇手的位置，大家都說我嚴守着自己地位的尊嚴。

我的文章是那樣地激烈和火熱，阿希爾格朗的人再也不能抬頭了，我用墨水打黑了他們那所有的先祖和宗族。

這一向來我有着那使得我自己愉快的舒適的感覺，我且長胖了，我的臉發出了那有天才的成功者的快樂。我豔羨我自己那快意的暗諷的高妙，當我那些使人傷心的譏諷，是指着阿希爾格朗的先祖的時候，整個甲希爾格朗村的人，兩肋會笑漲得像一個圓熟的西瓜，而我自己也非常高興。

但阿希爾格朗村終於也發行了一種報紙，那所登出來的東西統是俚鄙不堪，沒有一點兒文雅氣息。所用的語言是道地的土語，每一個字都好像似咄咄逼人。結果是兩村的居民都很明白地瞭解那是怎麼樣一回事。

但我因有着不涉穢褻的自覺心而為文體所拘束的緣故，我那諷刺的細微處常於我的朋友和我的敵人們的瞭解力上，只印有一個微弱的印象。

那結果是，無疑地我贏了這不名譽的戰爭，但我的讀者並不覺得我的勝利。於絕望之餘我寫了一篇關於文藝要有好格調的教訓，但發現到我造成了一個致命的錯誤。因為帶着嚴肅神氣的事物，給予嘲笑的機會是比那些真可嘲笑的事物來得多些。所以，我對於我的同類要在道德上改良的努力，得到了我心所欲的相反的結果。

我的雇主已不再像從前那樣對她表示注意了。我所住慣了的那種光榮其量既減其質亦劣。當我在街上散步的時候，人們也不來和我有一言的交談。他們對於我的行為，甚至於成為不拘禮節的親密——如笑哈哈地拍着我的肩頭並給我取渾名等都是。

同時，我的羨慕者們已差不多全忘記了那些使我成名的滑稽劇，我感到我像一枝燃着的

火柴，全部即將變成炭燼。

我心旌搖曳不樂，無論怎樣抽絞我的腦汁，我連一行也不能寫，我似乎失去了生活的一切情趣。

蒲羅巴現在對我害怕起來，我不呼喚她，她不敢走近我的身邊，她明白了普通的玩具是比那有天才，寫喜劇的父親來得好得多。

一天看到阿希爾格朗的報紙，暫且拋開了我的雇主而向我進攻，寫了一些很難入目的諷刺來反對我。於是我的朋友和相識們逐一地來唸着那辛辣的一段給我聽，笑得合不攏口來。他們中間有些人說：雖然人們難同意於它的內容，但寫得很清順倒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在那天至少有一二十個人來說這同樣的事，只稍微改變了一下子來打破那單調。

在我的屋子前面是一個小小的花園，晚上我帶着一種爲痛苦所煩擾的心情在那兒散步。當羣鳥歸巢，委身於夜之平靜的時候，我很清晰地證悟到，最低限度，在鳥羣中那兒是沒有報屁股作家，也沒有所謂開好格調的討論會議。

我只在考慮一件事，就是：我要怎樣回答牠講客氣的吃虧處是在於不會爲有一種人所瞭解

解。所以，我決定了我的回答必定要像那所攻擊我的調子一樣，我決不讓我自己承認失敗。

當我剛剛得到了這個結論的時候，一種熟悉的聲響徐徐地穿過那夜之幽黑向我走來，我馬上覺到在我的手掌裏有着一種溫柔的觸撫，我殊懊煩及心不在焉。雖然說那聲音與觸撫對於我是那樣地熟悉，而我不曾實證到我是知道它們的。

但轉瞬間，當它們離開我後，聲音在我的耳裏響着，而那種觸撫的回憶變得來很生動。我的孩子再慢慢地走來親近我，並在我的耳邊低聲喚道：「父親。」不見有着任何回答，伊舉起了我的右手很斯文地輕輕撫摩着伊的前額，於是一聲也不響地回到了屋子裏去。

很有許久蒲羅巴不會像那樣的喊我過，也不會有着那樣不拘束的觸撫。所以在伊那愛的摩撫，我的心驟然渴望起她來。

遲一會兒我回到屋子裏看見蒲羅巴偃臥在伊的床上，伊的眼睛半閉着，伊似乎很痛苦，伊躺着像一朵在薄暮時分墜地的花朵。

把我的手放在伊的前額，我發覺伊發着燒熱，伊的氣息也是熱的，伊的脈顫跳着。

我覺悟到這可憐的孩子感到熱病的第一象徵，帶了伊那渴望的心想得到伊父親的愛和

撫慰，當伊的父親是正在思想些蜂螫般的回答送到報紙上去。

我坐在伊的側邊，這孩子不說一句話，把我的手放在伊那兩隻熱烘烘的手掌中間，又把那擱放在伊的前額，靜靜地臥着。

所有在我屋子裏面的甲希爾格朗報和阿希爾格朗報的各期我統通付之一炬，我也不寫人家攻擊我的回答，我從未覺得有那麼樣的快活，當我如此地承認了失敗。

這孩子的母親死了的時候，我把伊抱在懷裏，而現在，焚燒了伊母親的這個對頭，我又再把伊放在我的心靈上。

夜

『醫生先生，醫生先生！』

深夜我從睡夢中驚醒，等我睜開眼睛一看，始知那是我們的地主多鏗先生，很匆遽地起身拖了一把壞椅子，請他落坐，我帶了般憂的神情望着他的臉，我看我的鐘剛才敲過兩點半。

多鏗先生現着慘白的臉，當他說：『今晚那些病象又還了原——你的藥對我不發生一點兒效力』的時候，他的眼睛睜得大大的。我很遲遲地說道：『我恐怕你又喝了酒吧。』多鏗先生氣得不得了，說道：『那樣，你就是錯誤了。不是因為我喝了酒，你得請聽這整個故事。那末，你可以明白其中的所以然了。』

在壁龕裏有一盞小小的火油燈，幽熒地燃着，我輕輕地扭轉了它，光稍微亮一點，同時，它開始噴着煙霧。把衣服披在肩上，攤開一張報紙在空木箱上面，我遂坐了下來，多鏗先生也就開始了他的故事：

「約四年前，我患了一場重病；當我正在生死關頭，病勢忽然好轉，及至一月以後，我才復了

原。

「我在病中，我的妻日夜都不曾有片刻休止。那幾個月，那孱弱的女人用盡伊所有的力量把死神的使者逐出門去。伊不吃飯也不睡覺，伊毫不想念人間世的其他任何事情。

「死神像一隻老虎被他的飼品所騙，張開牠的顎放下我揚長而去，但在他的臨去，用其利爪毒狠地打了妻一拳。

「在妻生了一個死孩子的不久以後，那是輪到我來看護伊，但伊對此很看不慣說道：『看在老天爺的臉上，不要在我屋子裏像那樣惶惶然不知所措。』

「當伊發着燒熱，若我在夜裏到她的屋子去，裝做向自己搖扇，同時也扇了伊，那末，伊會激奮非常。假使爲了侍候伊，我吃飯的時間比平常遲了十分鐘的話，那也就是種種懇求與答責的機會。如果我給伊做一點兒很小的事情，不爲不會幫助她，且恰恰得到相反的結果。伊會厲聲道：『一個男人像如此的誠惶誠恐那是不好的。』

「大概你會見過我的園舍，在它的前面是花園，而在那花園的腳邊就是恆河流水。向南，正在我們的臥室下面，我的妻依照她自己的理想布置了一所花園，用指甲花園籬環繞着它。在這

花園裏，古樸而自然就要算這一塊了。在花盆裏你不是看見木牌上有着長長的拉丁名字，在那毫不惺惺作態的側邊，飄着那些故自鳴高的標幟，如：素馨，薔薇，檸檬花和各種繁茂的玫瑰。在一株很大的博苦爾樹「註一」下有一塊白色大理石，我的妻沒有生病的時候，伊每天要說它兩次。那兒就是她，當她的工作完畢後，在夏夜慣坐的地方。從那兒她可以望見河水，而上下游小火輪上的旅客則不能看見伊。

「伊倒臥在病床有很多天了，於一個四月的月夜，伊想離開那狹隘的房間去坐在伊的花園裏。」

「我很細心地將伊攙起，並讓伊躺在博苦爾樹下的大理石上面。一兩朵博苦爾花飄然而下，盈虛無常的月光從頭上的樹枝落在伊那瘦削的臉上，周圍幽寂而靜。在幽蔭的黑暗裏坐在伊的側邊，當我俯視伊的臉，花香四溢，我的眼睛變得來濕潤潤地。」

「慢慢地我靠近伊，將伊一隻熱烘烘而瘦小的手拿來放在我的雙手中間，伊對此也不想加以阻攔。我像這樣靜靜地坐了一些時之後，心血來潮，遂說道：『我永遠不會忘却你的愛。』」

「妻微笑着，那裏面含得有快樂，不相信的線索，和犀利諷刺的成分。伊對此默默無語，只用

那微微一笑讓我去瞭解伊所認為我不會像永遠都不忘却她，同時，伊並不希望我那樣做。

「我究不會有向我的妻講愛情的勇氣，單是爲了怕伊那甜蜜而鋒利的笑。在背地裏我想好了的話，一等到我在伊的面前，馬上就變爲平淡無奇。」

「有說話的可能性是當有人反駁你，但論爭並非笑的敵手，所以我只好一聲不響。月光來得更明朗，杜鵑不歇氣的叫着，似乎啼得發狂。我那樣靜寂地坐着，我不知如此良夜，子規的新娘怎會那樣冷漠無情。」

「經過許許多多的療治，妻的病並不見有起色。醫生提議要換換空氣，於是我把伊帶到阿拉哈巴特。」

到此，多鏗先生忽然歇下來不作聲，用他臉上探望的神情來看我，頭擱在他手上開始凝想着，我也默默無語。火油燈在壁龕裏搖曳着，在這沉靜的夜能清晰地聽到嗡嗡的蚊雷，忽然打破這沉寂，多鏗先生又繼續着他的故事：

「醫生哈南替我的妻診治，後來他告訴我說那是一種醫不好的疾病，所以我妻的餘年裏得受苦。」

「一天妻向我說：『既然我的病不會離開我，而我又不會有速死的希望，爲什麼你同這位要死不活的人消磨你的日子？讓我獨自一人吧，且做你其他的事情去。』」

「現在是要該我來發笑了。但我沒有伊那笑的能力，用盡所有適宜於傳奇裏面英雄的莊嚴氣概，我於是堅持道：『當我的身體還有着生命的時候——』」

「伊停止我道：『好，罷了，你不必再說了。爲甚麼呢？聽你說話使得我要斷氣。』」

「我不知那時究竟我自己失悔沒有，但現在我很明白我有過，就是那時候，在我內心的深處，去看護這沒有希望的病人，早已感到倦不可支。」

「很明顯地，是伊不願我那熱誠的服務，而能偵查出我內在精神的怠倦。那時我還未發覺，但現在我心裏沒有一點兒懷疑，伊能容易地觀察我像讀那沒有複筆字的『兒童第一讀本。』」

「醫生哈南和我同喀斯德，我隨時都被歡迎到他家裏去。去過多次後，他遂介紹了他的女兒給我。伊還沒有出嫁，雖然說她已經滿了十五歲。伊父親說他未曾將伊嫁去，是因爲找不着同喀斯德的適當的新郎。但謠言傳說伊的本命有着什麼不吉祥的障礙。」

「伊並沒有其他的缺點，因伊是聰明而美麗。爲着這個緣故，時常我和他討論一切問題，所

以在我回家以前常常遲至深夜，老早過了我應該給妻服藥的時候。伊深知我是在醫生哈南家裏，但伊一次也不會問過我遲回的原因。

「病房對於我似乎是加倍難受和沒趣。現在我開始忽略我的病人，且常常忘却在適當的時候將藥遞給她。」

「醫生有時候向我說：『對於那無可救藥而受苦的人，死倒是快樂的救星，當他們還沒有斷那口氣，自己既不快活，又使得他人慘愁不樂。』」

「就普通一般而論，這倒沒有什麼了不起，但妻在我們面前作例子，這種題目還是以不必提談為佳。但我猜想，醫生們對人們的生死問題變得來麻木無情。」

「忽然有一天，當我坐在病人隔壁的一間屋子裏，我聽到妻向醫生說道：『醫生先生，你為什麼還繼續地給我這樣多無用的藥品？當我全部生命成爲一莫有止息的病，殺我即是救我，你以爲怎麼樣？』」

「醫生說道：『你不應當那樣說。』」

「剛在醫生去後，我走進妻的房裏，坐在伊側，輕輕地觸撫着伊的前額。伊說道：『這屋子很

熱，且出去散你的步，如果你不做晚間運動，你晚餐的胃口要不好。」

「所謂我的晚間散步者，就是說到哈南醫生那兒去。我解釋過對於人的健康與食慾，一點兒運動是很需要的。現在我深知伊天天看穿了這西洋鏡，我是個蠢寶，我當真以為伊毫不曾意識到這種欺騙。」

此時多鏗先生沉吟着，頭埋在他手裏，暫時不作聲，最後他說道：「請給我一杯水，」喝過水後，他繼續道：

「一天，醫生的女兒莫洛納馬想要來探問妻的病，我不知怎樣的總有點兒使我不高興，但我找不出謝絕伊的理由。所以，一天晚上，伊到我們家裏來了。」

「那天，妻的痛比平常來得兇猛。當伊痛得很利害的時候，伊平靜地睡着，有時且緊緊握着伊的拳頭。由此可以推想到伊受着何等樣的苦難。室內靜寂無聲，我默默地坐在床邊。伊不會請我出去散步。同時伊不是不能說話，但當伊受苦到那種樣子，我在伊側，也不見到對伊有着如何的救濟。火油燈靠門邊放着，否則會傷了伊的眼睛。房間裏幽黑而靜，唯一所能聽到的聲音，是當妻的痛苦稍微輕了一會兒，那暫時發出來的蘇息。」

「正在這時候莫洛納馬走來站在門邊，光從伊對面來，直射到伊的臉上。」

「妻驚了一跳，捉住我的手問道：『哦，克也？』」在伊微弱的情況下，看見生人站在門邊，伊深為驚詫，用伊那啞啞的耳語問了兩三次：『哦，克也？哦，克也？』

「最初，我不大很清晰地答道：『我不知道。』但轉一個念頭，覺得有人鞭笞我，於是馬上改正我自己道：『為甚麼啦，那是我們醫生先生的女兒。』」

「妻掉過頭來看我，我未敢望伊的臉。後來伊掉向這客人低語道：『進來吧。』又向我說：『拿燈來。』」

「莫洛納馬進來後，即和妻交談了幾句話，正在伊說話的當兒，醫生看他的病人來了。」

「他從藥房帶了兩瓶藥來，取出後他向妻說道：『看，這藍瓶子是擦外面的，另外一個才是用來服的，小心一點，不要把它兩個弄錯了，因為這是很利害的毒藥。』」

「他也警告了我，遂將那兩個瓶子放在床側的桌子上，他要走的時候，醫生叫了他的女兒。」

「伊向他說道：『父親，為甚麼我不多住一會兒？這兒沒有女人來看護伊。』」

「妻激奮得坐起來說道：『不，不，請不要煩麻你自己，我有個老媽子照應我，伊好像是我的』」

母親一樣』

「正當醫生和他的女兒出去的時候，妻向他說道：『醫生先生，他坐在這狹隘而窒悶的屋子裏很久了，你願意帶他到外面去吸一點兒新鮮空氣嗎？』」

「醫生向我說道：『來吧，我帶你到河岸上散步去。』」

「假裝有一點兒不願意去，但後來我同意了。在動身以前醫生再警告妻關於那兩瓶藥。」

「那天晚上我在醫生家裏晚餐，回來得很晚，回來時我發現伊痛得非常利害，深深地感到悔恨，我問她道：『你的痛增劇了嗎？』」

「伊病得不能回答，只有望着我的臉，我看她出氣都很困難。」

「我馬上去請醫生來。」

「最初他想不出究竟是什麼事，最後他問道：『痛是不是增加了？你用了那塗藥沒有？』」

「說到這兒，他從桌子上把藍瓶子拿起來，那只是個空瓶子了！」

「表示忿怒的樣子，我問妻道：『你誤服了這瓶藥沒有？』伊點頭示意。」

「醫生趕快跑去拿他的抽腹機，而我則倒在床上像昏迷了的一樣。」

「於是，正像母親想安靖伊生病的孩子，妻把我的頭拖去放在伊的胸上，用手摩着我想告訴我伊的意思。只用那溫柔的撫觸，伊再三向我說道：『不要悲哀，一切都是從好的方面打算，你會快樂的，知道我死得很痛快。』」

「醫生回來的時候，所有妻的痛苦與伊的生命同歸于盡了！」

多鏗先生再喝了一口水，高呼道：「嗚呼，熱得不得了，」於是到走廊上面迅急地上下徘徊了有兩三次，回來坐下後又開始了他的談話。很明顯地他不願意告訴我；但好像使了什麼魔術似的，我把他的羅曼司拖了出來。他繼續道：

「在我和莫洛納馬的婚後，每當我想火熱地向伊談話，伊帶着嚴肅的神氣，好像伊心裏有着懷疑的暗示，非我所能了解。

「就在這時候，我開始喜歡喝酒了。

「在一個初秋的夜晚，我同莫洛納馬在我們河邊的花園裏散步。黑暗有着鬼靈世界的幽情，連有時鳥兒們在睡中振翅的聲音也沒有。只有在我們散步小徑的兩側，馬尾樹「註三」的樹杪在微風裏太息。

「覺得疲倦，莫洛納馬遂躺在那塊大理石上，枕着伊的手，我也坐在伊的側邊。」

「黑暗好像更緊密了，天空之所能望見的只有繁星閃爍，蟋蟀在樹下哀鳴，像微弱的呻吟，在沉靜圓裙的低角。」

「那天晚上我喝了一點酒，我的心煩得有點昏昏然。當我的眼睛看慣了黑暗，莫洛納馬那穿得鬆懈，殆倦了體態的灰色輪廓，躺在樹蔭裏，喚起了我心中不可名狀的渴想。在我，伊只好像似一無實質的影子，我永遠都不會將伊把握在我懷裏。」

「忽然，那馬尾樹的樹梢，像着了火似的。我望見那帶鋸齒形的月兒，有着燦上的黃金色，慢慢地升上樹梢。月光射到那躺在白色大理石上素衣人的臉，我再也不能自抑了。靠近伊身邊，將伊的手放在我手裏說道：『莫洛納馬，或者你不會相信我，但我將永遠不會忘却你的愛。』」

「我剛剛說完了這句話，我驚了一跳，因為我記得在很久以前，我向某人說過了這同樣的話。同時，從馬尾樹的樹頂，從黃金色的纖月下，從那橫闊恆河的流水，直到它那最遠的河岸，傳來一種——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的笑聲，很快地從頭上響過去，我不能決定那是碎心的笑，或者是撕破天空的哭泣。但聽到那個後，我遂倒在地下昏厥過去。」

「當我回復了知覺，我見我睡在自己家裏床上，妻問我道：『究竟是什麼事？』我恐懼戰慄地答道：『你不會聽到整個天空都響着那——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的笑聲嗎？』妻笑了笑，伊答道：『笑聲嗎？我所聽到的是鳥羣的鳴聲從頭上飛過去，你真容易受驚！』」

「第二天我深知那是一羣南遷的雁，每年這時他們要如此舉行。但一到晚上我又狐疑蟻集，在我的想像中以爲整個天空響着笑聲，使勁地刺戳着黑暗。最後的結果是晚間我不能向莫洛納馬說一個字。

「於是我決定離開我的園舍，帶着莫洛納馬作一次水上之遊。在那冬月峭凜的寒氣中我所有的恐怖皆煙消雲散了，有幾天且是非常快樂。

「離開恆河，渡過柯勒河，我們終於到達了巴達馬河了。這驚險的河蜿蜒地伸展着像一條冬眠的蟒蛇。牠的北邊就是那在陽光中發火焰的荒涼的沙岸；而在它南邊的高岸，農村柵菓林近立在那惡魔式的河口，它一再地睡它的覺，於是，那裂縫河岸的土泥落下水裏去嗒然有聲。

「找到了一所適宜的地方，我把船泊在岸邊。

「一天我們出去散步，緊走緊走，及至隔我們的船已很有好遠。金黃色的落霞漸漸地稀薄

了，天空滿浮着銀素的月光。當月光照射在那廣漠無垠的沙上，把那無窮盡的虛空裝滿了光華。我覺得好像只有我們兩個人，在那沒有居民，沒有界限的夢境裏浪遊，且一點兒目的也沒有。莫洛納馬披一條紅肩巾，伊遮住她的頭和圍着她的肩，只讓伊的臉在外面。當愈現得冷冷清清，除了那漠漠無垠白色荒原環繞着我們外，什麼也沒有，於是莫洛納馬慢慢地伸出伊的手握住了我的手。伊是那樣地靠緊我，我覺得好像伊將伊的身心，青春與生命都委放在我的手裏。於我那渴望和快樂的心情，我自語道：『何處有閑敞的地方更比在這空闊的青天下來容納兩人相愛的心？』於是，我覺得我們是無家可歸，我們要這樣浪遊着，手牽着手，無掛無礙，在那無際的月光下，我們所沿的路是沒有止境。

「行行復行行，最後我們到了一個地方，可以看見一口被沙丘圍繞着的池塘。

「一道長長的月光穿射在那澄靜的水心，像一柄明晃晃的劍。到池邊後，我們靜靜地站在那兒，莫洛納馬注視着我，伊的肩巾從頭上滑下，我彎腰吻了伊。

「就在那時候，從那冷靜荒原的某處發出了一種聲音，用着很嚴厲的口調說了三次：『哦，克也？哦，克也？哦，克也？』

「我驚得後退，妻也戰慄着，但馬上我實證到那聲音既不是人也不是鬼——那是水禽聽到生人的聲音在這樣的深夜近到它們的巢邊，從睡夢中驚起而呼喚。」

「驚魂方定，我們遂趕快回到船上，爲了太晚，馬上就入睡，而莫洛納馬不久即睡着了。」

「在黑暗中好像有個人站在床邊，伸出那纖長的手指，指着那睡夢正酣的莫洛納馬，並用那嘎塞的耳語再三的問我道：『哦，克也？哦，克也？哦，克也？』」

「趕快爬起來，摸出火柴匣我把燈點燃了。我剛剛這樣做過後，蚊帳遂在風中颯抖，船也開始盪搖。在那黑漆的夜當我聽到那『哈哈，哈哈，哈哈』的回笑聲，我的血脈凝滯着，汗珠大顆大顆的滴下。那聲音渡過了河，越過了沙岸的那邊，之後，渡過了睡鄉的整個幅員，城市與鄉村，好像永久都是跨越着碧落黃泉。聲音越變越弱，穿入了無盡空天，漸漸地遂變像針尖一樣細。我毫未聽過這樣尖刺的微音，和想像那鬼叫樣的聲音是可能的。那好像在我的頭顱裏有一重無盡空天，無論那聲音跑得多遠，總不會逃出我腦子的範圍。」

「最後我幾乎再也耐不住，我想到，若我不把燈熄掉，我大概是不會入睡吧。剛剛我再把燈熄掉，挨近蚊帳的時候，又聽到那嘎塞的聲音在黑暗中說道：『哦，克也？哦，克也？哦，克也？』我心同

着那字句一起跳動，慢慢遂反復述着那問話：『哦，克也？哦，克也？哦，克也？』在靜冷的深夜，我那在船上的圓錶開始喋喋不已，同時它那時針指着莫洛納馬的嗒的嗒地像似說道：『哦，克也？哦，克也？』

在多鏗先生說話的時候臉色現得蒼慘可怕，他的聲音也似乎窒抑着他，我拍着他的肩頭說道：『喝點水吧。』同時火油燈搖曳地熄滅了，而我見外面天已大亮，雄鷄已唱曉，積鷄也鳴嚶着，在我屋子前面的路上牛車的唧啞聲也聽得到了。

多鏗先生臉上的表情完全變了樣，找不出一絲兒恐懼的痕迹，在想像怖畏的沉醉下，受迷於夜之魔力他告訴了我這麼多，似乎使得他非常害羞，甚至對我發怒也不講什麼告別的禮節，他跳起來，橫衝直突地遂離開了這屋子。

第二天晚上的深夜，我再被那「醫生先生，醫生先生」的喚聲把我從睡夢中警醒起來。

〔註一〕 博苦爾(Bakul)——印度樹名，開白花。

〔註二〕 「哦，克也」(O Ke?)——那是誰？

〔註三〕 馬尾樹 (Casuarina tree)

郵政局長

郵政局長最初是在伍拉坡村上供職，那雖然是一所小小的鄉村，但它的附近有一所靛青廠，廠主是英國人，設法使那兒創立了一所郵政局。

我們的郵政局長是在加爾各答生長的，他在這孤遠的鄉村似覺如魚失水，他的辦公室和住室都是在一間黝黑的草棚裏，不遠就是一口青嫵而濕潤的池塘，四週圍以緊密的樹叢。

靛青廠裏的工人沒有空閒，而且，他們與君子之流的人做朋友也很不大相稱。這位久在加爾各答的仁兄也不是一位精於「善與人交」的交際專家，他在生人面前常現出驕傲或踉蹌不安的神氣，無論怎樣，這位郵政局長的交遊是很少；同時他也沒有許多事情要做。

有時候他也寫一兩首小詩，樹葉的顫動和天上的行雲真殼使得生命充滿了愉快——這些正是他所搜求而欲加以揭發的情緒。但是，如果天方夜譚裏的魔怪，一天晚上將那些樹株樹葉，以及其他一切的一切一掃而空，換上柏油路和行列交錯的巨廈，連雲影也被遮斷，那末，只有天曉得這位可憐的仁兄會覺得那是新生命的恩寵。

郵政局長的薪水並不多，他得要自己燒飯與納坦共食。納是這村上的孤女，替他做些打雜的事務。

薄暮時分黑煙開始從村上的牛棚裏飄上升，寒蟬在每一個樹叢鳴唱；包爾派「註」的修道們在他們那每日集會的場所，唱着尖銳的頌歌；任何詩人凝望竹葉在那茂密的竹林裏的顫動，會覺到鬼氣陰森而毛骨竦然的時候，那末，郵政局長會點亮他那小小的油燈，同時叫着「納坦。」

納坦會坐在外面等候這呼喚，但她不立刻就來，會答以「先生，你是在叫我嗎？」

郵政局長問道：「你在做什麼呢？」

「我決定要生廚火去了，」伊會這樣回答。

郵政局長說道：「噲，且讓廚火等一忽兒，先把我的煙斗燃起來吧！」

最後納坦是進來了。用伊那脹得圓圓的雙頰使勁吹紅一塊赤煤來燃燒這菸葉。這時會使郵政局長有談話的機會，「哦，納坦，」或者他會這樣開始，「你記憶你母親的任何事情嗎？」那是一個豐富的題目。納坦記得了一部分，另一部分則忘却了。伊的父親要比伊母親來得愛她些，

伊想起他時較爲生動。他做完了工常在晚上回家，有一兩夜尤其來得明顯，像影片樣在伊的記憶中。當百念羣集於伊的時候，納坦往往蹲居在地板上靠近郵政局長的腳邊，伊記起了伊的小弟弟——如何在過去一些陰暗天，伊和他一塊兒在池塘邊作過釣魚的遊戲，用一根樹枝假充釣竿。這樣微小的事情會把重要的事件驅出伊的靈台外。像他們這樣子談天，常會談到很晚，郵政局長也會覺得太懶去做任何燒飯的工作。納坦會趕快地升起火來，烙一些薄餅，同着晨餐所剩下來的東西，也足發他們的夜飯了。

有些晚上，坐在他那空敞的茅棚一角的桌子邊，郵政局長也會憶念他自己的家來，他的母親，他的姊妹，爲了她們，於他的遠戍，心中很是難過——記憶常常縈繞着他，但他不能向廠裏的工人們提譚，雖然他發現他本人自然而然地在這純潔小女孩之前明晰底回憶着。於是這女孩子會暗暗地描憶他的親屬，如母親、兄弟、姊妹，好像伊自來就知道他們似的。其實，關於他們每個人，她有着一幅完整的畫圖塗在伊那小小的心靈上面。

在一個宿雨初晴的中午，吹着涼爽溫馨的微風；潮濕草葉的氣息在炎熱的日光中，覺得像那倦了大地的溫息在人們的身上一樣。一隻有耐性的鳥兒整個下午都在大自然的舞台複述

着伊的哀怨。

郵政局長沒有什麼事情可做，那新洗滌過樹葉的清輝，和那重重疊疊崩潰着雨後的殘雲，確是些可觀的景緻。郵政局長望着它們，自己這樣想道：『哦，假使有幾個親人在我的跟前——只要一個親愛的人，我能和他促膝談心！』他正是這樣不斷地想着，什麼是那鳥兒試所欲言的，也正是那颯颯的樹葉同樣的情緒，想用力把它表現出來。但是，無人知道或者會相信一位薄俸的鄉村郵政局長，於他那公餘沉靜中午的短憩，他也會有着這樣的閒情逸致。

郵政局長嘆了一口氣，并呼喚「納坦」。納坦這時正癩洋洋地仰臥在石榴樹下，很忙碌地咀嚼着未熟的石榴。聽到她主人的聲音，她喘吁吁地跑來說道：『達達，「註」你叫了我嗎？』我想』郵政局長說『教你讀書。』於是所有在那下午的時間，他教了她的字母。

這樣，在很短的時期內，納坦讀到了雙子音字母。

雨季的雨像永遠都落不完似的，運河、溝渠、穴縫盡泛着水。日夜常聽到淅瀝的雨聲和蛙鼓，村上的路淹得不能走，市集要在板船上舉行。

在一個陰雲密佈的晨間，這郵政局長的小學生在門外等了好久，聽候她主人的呼喚；但聽

不到像往常的呼叫，拿起伊的捲角書慢慢地走進了屋內。伊發現伊主人仰臥在木牀上，以為他是在休息，正想用趾尖着地輕輕退出來的時候，忽然聽到了伊的名字「納坦」立刻轉過身來問道：「達達，你是在睡覺嗎？」郵政局長帶着愛感的口氣說道：「我不大很舒服，摩我的頭看，不是很熱？」

在他那遠客的孤寂和積雨的悶沉，他的病軀需要一點兒溫柔的照拂，他渴憶那有腕釧玎玲聲的纖手在他額前的撫觸，想像那有柔情的婦女們之在跟前，及母親與姊妹們的相近。但這客裏的孤苦並非什麼失望的事。納坦已不復是小女孩了，伊馬上擔任起了母親的職務：請村上的醫生，按時將藥丸給與病人整夜守在他的枕邊，替他煮粥，並隨時問道：「達達，你覺得好一些兒嗎？」

那是在郵政局長瘦弱的身體勉強能離開病榻以前的一些時候，堅決的說道：「這樣下去不行！我決定要換一換地方。」於是他立即寫了一封調換差缺的申請書到加爾各答，所持的理由是此處地方的不衛生。

卸去了伊那當看護的責任，納坦依舊坐在門外。但伊不再聽到像往常那樣的呼喚，有時她

會悄悄地向裏面窺視，欲尋出郵政局長是坐在椅子上或是仰臥在木牀上心不在焉地向天發瞪。當納坦正等候伊的呼喚，郵政局長是在等候着他那申請書的回信。這女孩子一再讀着伊的舊課——伊深恐在考問的時候忘却了那些雙子音字母。最後，一個禮拜以後，一天晚上那呼喚究竟來了。心中說不出的高興，納坦匆忙地進了屋內，用着伊那「達達，你是叫了我嗎？」

郵政局長說道：「明天我要走了，納坦。」

「到那兒去，達達？」

「我要回家去。」

「幾時回來？」

「我不回來了。」

納坦不再問別的話。郵政局長自願將經過的情形來告訴她，說他那調換差缺的申請書未獲邀准，所以他要辭職回家。

很久他倆都默然無語。油燈孤零零地燃着，水從草舍一隅的罅漏不斷滴到它下面地板上的瓦盂內。

過了一會兒納坦起身入廚下去燒飯；但伊對此並不像往常那樣起勁，許多新的要考慮的事情都奔湧到伊那小小的腦海。當郵政局長用過了夜餐，這女孩子忽然問道：『達達，你肯不肯帶我到你家裏去？』

郵政局長笑道：『你倒想得好！』但他不會想到一定要向這女孩解釋那兒是這矛盾的所在。

整夜，在伊的寤夢間，那郵政局長含笑的答覆『你倒想得好！』纏擾着伊。

早晨起來郵政局長見他的洗澡水已準備好了，他堅持他那加爾各答洗澡的習慣，將水汲來裝在水缸裏，不像村裏的人驟然投入河中洗浴。爲了某些緣故，這女孩子不能問他幾時走，所以伊在日出以前已把水從河裏運回來，以備他在很早時候需用。洗澡後他叫了納坦，伊無聲息地走進了屋內，靜靜地望着伊主人的臉聽候命令。郵政局長說道：『納坦，你不必就愛我的離去，我將囑托我的繼任者照顧你。』這些話無疑地是好意；但不可思議者是女子的心理！

納坦毫無怨尤地忍受了他主人的許多責罵，但這些好話，伊不能忍受。伊忽放聲大哭道：『不，不，你一點也不必向他人提及我，我不想住在此地。』

郵政局長怔得目瞪口呆，以前他毫未見過納坦像這種樣子。

新上任者也到達了，郵政局長辦完移交後遂準備動身，臨行前他喚納坦道：『這點東西是送給你的，我希望它會使你過活一些日子。』他從袋子裏拿出了他整月的薪俸，只留了些許作他的旅費。納坦跪在他的腳邊哭道：『哦，達達，我懇求你什麼也不要給我，請切勿爲我着想。』之後，伊跑得遠遠地連影子也望不見。

郵政局長嘆了一口氣，拿起他那綠氈包裹，把傘放在肩上，一個人挑着他那五顏六色的洋鐵箱伴着他，慢慢地向船上走去。

當他上了船即解纜起行。那被雨所浮漲的小河，像淚的洪流從大地湧起，在船頭嗚咽着，渦旋着，在他的心裏覺着一陣痛楚；一位鄉村女孩慘愁的面孔似乎代表地母那深隱無言的彌哀。一次他曾有着轉去的念頭，想把那爲世所棄，無家可歸的孤兒帶着去，但布帆正挂滿了江風，船在那洶湧的激湍中正走得起勁，村舍早已模糊依稀，那遠遠的焚尸場「註三」已隱約可見。

於是旅人是被載在河中央的狂湍上，關於這世界無數的聚散——死，這最大的別離是一去不復返——他用了那哲學的玄想來安慰他自己。

但納坦不懂得哲學，伊涕零徘徊於郵政局之側，或者在伊的心靈之一角仍殷殷垂望伊的
達達能再來，那就是伊爲什麼不強使伊自己跟着去的緣故。

人類的心是這樣的愚蠢，悲夫！

【註一】 Faquirs 與 Baul 皆爲班加利 (Bengalee) 文。前者意爲「僧侶」，後者則是印度教僧侶教派的一支。

【註二】 Dada——班加利原文意爲「長兄」。此爲孟加拉省之特有稱呼。在國際大學的學生，對其教授、教師等，不稱

「某某先生」而稱「某某達」，蓋表示親愛也。

【註三】 Burning-ground——印度風俗，常將死者火葬而不埋之地下，故有焚尸場之設。

——譯者

舅母

一

『舅母！』

『覺廷，睡覺吧！時間已不早了。』

『就是晚了也不要緊，我沒有多少日子好活了，我想瑪琍應該到伊父親家裏去——我忘記了現在他是在什麼地方。』

『在斯特朗坡。』

『哦，是斯特朗坡。把伊送到那兒去吧，伊不應再和病人相近，伊自己的身體是非常孱弱。』

『聽他的話嗎！在這樣的情形下，伊怎忍離開你？』

『伊知道那醫生先生們的……嗎？』

『伊自己生得有眼睛會看！那天只略一提到回伊父親家裏去的話，伊就哭鬧得不開交。』

我們得說明上面的談話在事實上至少是有一點兒牽強附會。下面就是舅母和瑪琍的會

話。

「我的孩子，我猜想你得到了你父親的信？我記得我曾見過你的堂弟阿拉特。」

「是，下個禮拜五就是我小妹妹的安拉帕囉「哇」香典禮，所以我想要……」

「好吧，親愛的，送她一隻金項圈，那會討你母親的歡心。」

「我想我自己要去，我從未見過我的妹妹，很久我就想要去看她。」

「你究竟是怎麼樣一個意思？你決定不會讓覺廷單獨在這兒，是不是？你聽到醫生說過關

於他的話嗎？」

「但，他說在目下還沒有特殊致……的象徵。」

「即使他說過這話，你自己可以看得出他的情勢。」

「這是生了三個兄弟之後的第一個女兒，伊非常受着寵愛——我聽說那是一個盛大的宴會。假使我不去，母親是會很——」

「是，是！我不知道你的母親，但我曉得最清楚的是：如果你現在離開了覺廷，你父親是會非常震怒的。」

「你得寫一封信給他說現在尙無特殊情形值得就憂，那兒不會有着什麼，即使我去的話

——
「你真聰明啊；假使你真的要，那兒是絕對不會有着大大的損失。但你得記住，如果我寫信給你父親，我將坦白地告訴他什麼是我想要說的。」

「那末，你不必寫，我要叫我的丈夫，他決定是會——」

「孩子，記住吧，你很多事情我都忍受下去了。但，如果你要那樣做，我一忽兒也不能容忍。你去欺騙你的父親，他知道你清楚得很！」

當舅母不在伊面前，瑪琍使氣躺在伊的床上。

伊的隣居和朋友們來問她究竟是爲了什麼事。

「你看！這是何等樣可恥的事！我妹妹的安拉帕囉香就快來了，而他們不讓我去！」

「爲甚麼！你決不會想走吧，你的丈夫病得這樣利害，還要想去嗎？」

「我沒有替他做一點兒事，就是我試試看也不能做，住在這死氣沉沉的屋子裏，很坦白地告訴你，我真不能忍受。」

「你真是一個怪婦！」

「我不能像你們那裝模做樣，現出抑鬱不樂的樣子，不如此就有人會說我不好。」

「好的，把你的計劃告訴我們吧。」

「我決定要去，無人能阻攔我。」

「嚇！你真是一個傲慢不遜的少婦！」

一一

聽到瑪璠爲了一提到回伊父親家裏去即哭了起來的話，覺廷激奮得起來坐在床上。他把枕頭扯來，倚在他的背上說道：「舅母，請把窗子打開一點兒，把燈移開。」

冷靜的夜像永恆的旅行者，不作聲地站在窗外；羣星向裏間凝視着，是無量劫以來無數死景的證人。

覺廷從這黑夜的背境看到他舅母的臉，同時那一雙烏黑的眼睛盈盈地含着淚，似乎是爲了整個的永恆。

舅母看到他這樣靜凝，頗覺得寬心，以爲他入了睡。

他忽然驚起說道：「舅母，你們大家都以為瑪琍是太輕浮，在我家裏她是不會快樂的，而現在呢……」

「是，現在我明白了。爸爸，（註二）以前我是錯誤的——在試金石下面才可以看出人來。」

「舅母！」

「親愛的，且睡覺罷！」

「讓我想一下子，讓我說話吧，不要懊煩，舅母！」

「好的。」

「一次，我想到我不能贏得瑪琍的心，我默默地忍受着。但你——」

「不，親愛的，我不許你那樣說，我也是隱忍着。」

「你知道我們的心不是一塊泥土，只要你能拈起來就算是你的所有了。我覺得瑪琍不明瞭

伊自己的心，有一天當着巨大驚怖的時候——」

「是，覺廷你是對的。」

「所以我對於伊的反覆無常是毫不注意。」

舅母不作聲，嘆了一口氣。伊見過覺廷在走廊上睡覺，被驟雨淋得透濕已不止一次，但他也不想到自己的寢室去。有很多天他睡在床上，頭顱沾着，伊知道瑪琍應當來撫摩他的前額，而瑪琍正準備着看戲去。然當舅母去給他打扇，他會拂然不悅地把她送走。只有伊瞭解是什麼樣的熬煎隱藏在這種痛苦的深處。再三伊會想到要向覺廷說：『不要太注意那蠢孩子，親愛的；讓她擴展欲望吧——想要這樣那樣。』但這些事情不應當說出來，且易引起誤會。在覺廷的心裏替女神設了一座神龕，而瑪琍的寶座就在那兒。去想像他自己的命運，不許他分享那神聖所傾瀉出來的愛之露，確是一件受罪的事。所以禮敬還是照常，犧牲已奉獻了，而恩賜的希望並未中斷過。

舅母又以為覺廷入睡了，而他復驟然大叫道：

『我知道你認為我和瑪琍不和好，所以你對伊生氣，但舅母，快樂就像那些星羣一樣，他們遮不了所有的黑暗；在他們的中間有着罅隙。我們在人生的歷程中鑄成大錯與誤會，同時，真理就是從那些漏洞中照射出來。我不知今晚從那兒來的這種愉快充滿着我的心靈。』

舅母開始輕輕地觸撫覺廷的前額，伊的淚在黑暗中不爲人所見。

「舅母，我會想到伊是那樣地年青！……以後，她將幹什麼事呢？」

「覺廷，年青嗎？伊已經是很老了當我喪失所天的時候，我也還是很年青，只有永久把他放在我的心坎裏。你想想看那是不是有如何的損失？快樂是絕對需要的嗎？」

「舅母，那似乎當瑪利的心靈有着覺悟象徵的時候，我就要——」

「你不要對此自擾，覺廷。假使伊的心覺醒過來，那不是已散了嗎？」

「覺廷忽然記起了一首鄉村音樂家之歌，那是在很久以前聽到的：

「哦，吾心，當我意中人到我門口來的時候，

你切莫醒來吧。

當着他離開的脚步聲時，你醒來吧。

哦，你在黑暗中醒起！」

「舅母，是什麼時候了？」

「大概九點鐘了。」

「還這樣早嗎！我以爲至少是兩三點鐘了。你知道我的午夜是在日落的時候開始。那末，

你爲甚麼要我睡覺啦？」

「爲甚麼，你知道昨晚你談話談到那夜深，所以今天你決定要早一點睡。」

「瑪琍睡着了嗎？」

「哦，不會，她很忙地替你熬湯。」

「舅母，你是不想這樣說吧？她真的嗎……？」

「千真萬確！爲什麼呢！伊料理你所有的飲食，那小女孩真忙哩。」

「我想瑪琍或者不會——」

「一個女人學這些事情並不需要多久，要需用的時候自然而然的就會了。」

「今天早晨我所吃的魚湯，有着那樣的鮮味，我以爲是你做的。」

「哦，那才不是啦！真的，你不會想到瑪琍會讓我替你作事，你知道嗎？伊自己洗你所有的衣服。」

因爲她明白你看不得一點兒骯髒。假使你能看你的接待室，伊打整得如何的潔淨！如果我讓

她到你這病房來，伊會骨立形銷。但那才真是伊所想做的。」

「那末，瑪琍的健康又怎麼樣——？」

「醫生認爲不應使伊常到病人的房裏來，伊是太心慈了。」

「但，舅母，怎麼你不讓伊來呢？」

「因爲伊非常服從我。但我仍是時常將你的消息告訴伊。」

天上晶瑩的羣星像淚珠樣耀着清輝。覺廷垂着他的頭向他那將離去的生命致謝；當死神從黑暗中伸出右手向着他的時候，他泰然地迎候着。

覺廷太息着，稍微有點兒表示不耐煩的樣子說道：

「舅母，如果瑪琍還是醒着的話，那末，或者我能，即是說——？」

「好的，好的！我去叫她吧。」

「我並不耽擱她很久，只五分鐘，我有點兒特別的事情要告訴伊。」

舅母太息着，出來去叫瑪琍。同時，覺廷的脈開始跳得很快。他深知他從未能和瑪琍有一次親密的談話。琴瑟不調，要使他們合拍却是一件不易的事。有很多次，當覺廷聽到瑪琍和伊的女伴們嬉嬉哈哈地有說有笑，他發出了嫉嫉的情緒。覺廷只有埋怨他自己——爲甚麼自己不像她們那樣談一些不相干的瑣事？並非是他不能，因爲他同他的男朋友們在一起的時候是無所

不談的。但適宜於男人的閒談，不見得就宜於女人。你可以獨扮一幕哲學演講，但閒談至少是要兩個人合作才能成功。風笛一個人吹就行了，但鑊鉞則非要一對不可。在晚上，當覺廷同瑪琍坐在那露天的走廊上，於談話中不知有過多少次努力的嘗試，而結果只覺得那線索是不絕如縷，連夜的冷靜也感到羞怯。覺廷深信瑪琍是想向外跑，甚至他且真正地希望一個第三者到來。因為當兩個人談話有點兒不對勁的時候，三個人是要好些。

於是他開始考慮着當瑪琍到來了的時候要說些什麼話。但這種有做作的談話終不能使他滿意。覺廷恐怕今晚的五分鐘會成爲徒然。不過，對於他，僅僅只有幾分鐘的時間可以作親密的談話。

三

「孩子，這是幹什麼，你並不到什麼地方去，你是要去嗎？」

「當然，我要到斯特朗坡去。」

「你說什麼呢？誰帶你去？」

「阿拉特。」

『不是今天，我的孩子；過幾天吧。』

『車廂已經預定好了。』

『那有什麼要緊呢？那點損失很容易負擔下去，明天早晨走吧。』

『舅母，我並不贊成你那種不吉祥的日子。假使我今天走又有什麼不好？』

『覺廷想要和你談話。』

『好的，還有一點兒時間，我就去看他吧。』

『但你決定不要說你是要走了。』

『很好，我不要告訴他，但我不能住多久。明天是我妹妹的安拉帕囉香，今天我決定要走。』

『哦，我的孩子！我請求你只聽從我這一次吧，把心平靜一會兒坐在他的側邊，不要讓他看出你那種匆忙的樣子。』

『我能怎樣呢？火車並不等候我，阿拉特在十分鐘內即將回來。我只能在他的側邊坐到那時為止。』

『不，那不行，我不會讓你到他那兒去帶着那種匆忙的心情……哦，你這昧良心的！你使得

那位受苦的人，即將離開人世；但我要警告你，即使到你的末日，你得記住今天！舉頭三尺有神明，啊！以後有一天你總會明白！」

「舅母，你不必像那樣咒我吧！」

「哦，我親愛的孩子呀！我親愛的呀！你為甚麼還活在世上？這種罪過是沒有止境，但並非我能止得住。」

舅母就攔了一下子，遂回到病房來，希望覺廷在那時候已入睡了。但當伊進來的時候，他在床上轉側着，舅母遂大聲叫道：

「你看，她做的什麼事！」

「發生了什麼事？瑪琍來了沒有？舅母，你為甚麼去了這麼久？」

「我見她很傷心的哭着，因為伊的不小心把她替你煮的牛奶羹燒得焦乾！我極力安慰她說：『為甚麼呢？那兒牛奶還多着呢。』但爲了伊不會小心翼翼地替你燻牛奶，直使得伊發狂，費了很大的勁，我才把伊勸服並讓伊睡覺去。所以今天我不會帶他來，讓伊睡覺忘却一切吧！」

瑪琍不會來，雖然覺廷是有些難過，可是他覺得有相當的安慰。他一半恐怕瑪琍親身到場，

會給予他心目中的伊的小影，以打擊。像這樣的事情在他的生平已遭遇過。而另外使得他內心快活的事，是爲了把他的牛奶燒乾了，瑪琍即追悔不安，自怨自艾。

「舅母！」

「孩子，什麼事？」

「我自己很明白我沒有多少日子了，但我並不追悔，不要爲我悲傷。」

「不，親愛的，我不會悲傷的，我不相信只是「生」好，而「死」則不然。」

「舅母，我老老實實地告訴你，「死」好像似甜蜜的。」

覺廷凝望着那漆黑的天，覺得那是瑪琍化裝了死神向他走來。伊有着永恆的青春，而羣星即是祝福之花。宇宙之母用手撒在伊那漆黑的髮上，那似像重演他第一次在錦帕「註」的掩護下看見他的新娘一樣。那無際的黑夜是用瑪琍那黑睛可愛的凝睇貯成的。瑪琍是這家的新婦，這小女孩化爲了「世界之影像」——伊那星壇的寶座是在生與死的交界處。覺廷鳴掌自語道：「這面紗終於揭開了，而帳幕也在這黑暗深處撕毀了去，啊，彼美人兮，你隨時使得我心受苦，但現在你不會棄絕我了！」

四

「舅母，我是很受苦，但並不如你所想像的那樣。在我，我的痛苦好像似慢慢地與我的生命脫離關係，像一隻載重船，很久都拖曳在後面，但牠的繹綆已斷了，現在我將我所有的負擔都飄浮而去。雖然我仍可以看得見，但那並不是我所有的了……不過，舅母，在最近的兩天中，我一次也不曾見到瑪琍！」

「覺廷，讓我再給你一個枕頭吧。」

「舅母，瑪琍也幾乎好像那隻滑去了，滿載着愁苦的船一樣。」

「親愛的再喝一點石榴汁吧！你的喉嚨必定很乾燥。」

「昨天我寫好了我的遺囑；我給你看過沒有？我記不清楚了。」

「覺廷，用不着給我看。」

「當母親死的時候，我什麼也沒有，你把我養大成人，所以我說……」

「那是什麼話，孩子！我只有這所屋子和一點兒財產，其餘都是你掙得來的。」

「但這所屋子……？」

「那又算得什麼呢？你不見你添置了這麼多東西，很難找出那一塊兒是我的屋子來！」

「我深信瑪琍對於你的愛是真的……」

「是，是！我知道，覺廷，現在你安心睡覺吧。」

「雖然將我所有的財產遺贈給瑪琍，但實際上那都是你的，舅母，伊決不會不服從你的。」

「你爲甚麼對於那件事是那樣地憂慮不安，親愛的？」

「是我所有的皆是你所賜予，當你看到我的遺囑，切不要有片時的想念以爲那——」

「我不了解你是什麼意思，覺廷？你以爲我對於你給予瑪琍的一切我會有一些兒介懷嗎？」

我相信我不是那樣卑鄙的人。」

「但你也要有——」

「小心點，覺廷，我是要生氣的，假若你要用金錢來安慰我！」

「哦，舅母，我是如何地希望我能給你比金錢更好的東西！」

「你已經做過了，覺廷！——很設了。你不是已經使得我房子裏樣樣都齊備了嗎？我有這樣

好的幸運，必定是前生修得來的！你已經給了我這麼多，如果我現在的命運該窮，那我也就毫不

怨天尤人，是。把。所。有。的。東。西。都。給。與。瑪。瑞。吧——你的屋子，你的錢財，你的馬車，和你的地產——像這樣的擔子對於我是太重！」

「當然我知道你對於生活的享樂已沒有多大興趣，但瑪瑞是那樣的年青——」

「不，你絕對不要那樣說，若你想要將你的產業交給伊倒無不可，但對於享樂的話——」

「假使伊自己享樂那又有什麼害處，舅母？」

「不，不，那絕對不可能，伊的喉嚨會焦枯，而快樂對於她就好像似塵與灰。」

覺廷不作聲，他不能決定那是真是假，或者那是不是一件可悔恨的事，因為沒有了他，這個

世界對於瑪瑞會成爲默默無趣。羣星像是在他的心頭耳語：

「的確，那是實在的。我們的觀察已有幾千萬年了，同時我們知道，所有享樂的準備盡是虛

榮。」

覺廷太息道：「我們不能遺留什麼是真正值得餽贈的。」

「你所給的並不是不算一回事，最親愛的，我只求她有瞭解你所給與她那些東西價值的

能力。」

『再給我一點石榴汁，舅母；我口渴。瑪琍昨天來看我沒有？我有點兒懷疑。』

『是，她來的，但你睡着了。伊坐在你的頭邊給你扇了許久；後來她遂替你洗衣服去了。』

『真奇怪！我相信瑪琍想要進我房間來的時候我是正在做夢。門些許開着，伊在那兒擠推，但門終沒有開。不過，舅母，你過於客氣了——你應當讓她知道我快要死了；否則我的死會給伊一種不可名狀的驚駭。』

『爸爸讓我把這條絨巾蓋在你的腳上；你的腳冷起來了。』

『不，舅母，我受不住像那樣的東西蓋在我的身上。』

『覺廷，你知道嗎，瑪琍替你打的這條絨巾？當她應該睡覺而她正忙於作此。這個，在昨天才完工。』

覺廷把那條絨巾拿在手上，輕輕地撫摩着。在他，那毛線的軟柔，正好像是瑪琍自己一樣。伊那愛之思潮夜夜隨着那絨線綴織。那不但是絨線織成且是伊的觸撫。所以，當舅母拉那條絨巾來蓋在他的腳上時，那好像是每天晚上，瑪琍都是很親愛地摩着他那倦了的肢體。

『但，舅母，我覺得瑪琍並不知道打毛線——至少伊是不歡喜做那種工作的。』

『學一樣東西並不要化多少時間。當然我教了他。那上面有着很多的錯誤呢。』
 『有錯誤且讓它吧；我們又不要把它送到巴黎展覽會去。且不管它有多少錯誤，它總會使得我的脚暖和。』

覺廷的心開始擬繪着瑪琍做工作的情狀，努力着，掙扎着，很有耐性地夜夜進行不斷。那真個是動人柔情！他一再地用手指撫摩着那毛茸茸的絨巾。

『舅母，醫生是不是在樓下？』

『是的，今晚他要在此地過夜。』

『請告訴他給安眠藥我吃是沒有用的，那並不能真的使我得到安靜，只有增加我的痛苦。讓我清醒着的好。舅母，你知道我是在韋薩克「註四」月的月圓夜結婚的嗎？明天就是那個日子，而那天晚上的屋子會在天上閃爍着。瑪琍或者是忘記了吧。今天我想要將那件事情提醒她；請替我叫她到此地來一下子……你爲甚麼不作聲呢？我猜想醫生告訴了你，因爲我很弱，任何刺激或者會——但我老老實實的告訴你，舅母，今晚若能同她只要有幾分鐘的談話，那麼安眠藥都用不着，舅母，不要哭得像那種樣子！我好得很。今天，我的心靈，有着從來不曾有過的快意。所

以我想要看看瑪琍。不，舅母，我忍不住看你哭？一向你都很好，爲甚麼今晚你被煩擾得像這個樣子？」

「哦，覺廷，我以爲我的眼淚已哭乾了，那知哪兒還多得很，我再也抑制不住了。」

「叫瑪琍來，我要提醒她我們那結婚的一夜，那末，明天她或者——」

「我去了，親愛的。熊布將在門口侍候，如果你要什麼東西，叫他好了。」

舅母去到瑪琍的臥室，坐在地板上哭道：——

「來吧，只請你來一次，你這昧良心的東西！你給他這最後一次的要求吧！他將他所有的都給你了！不要氣死他吧，他已經是快要死了！」

覺廷聽到腳步聲驚了一跳，說道：「瑪琍！」

「我是熊布，先生是在叫我嗎？」

「請你的女主人來，好嗎？」

「請誰啦？」

「你的女主人。」

『伊還沒有回來。』

『回來，從那兒回來？』

『從斯特朗坡。』

『伊是什麼時候去的？』

『三天以前。』

覺廷頓時覺得週身成了麻木的狀態，他的頭盪搖着他原先是斜倚在枕頭上的，現在從那上面滑了下來，他踢開了那蓋在他足上的絨巾。

很久以後舅母回來了，覺廷不會提到瑪刺的名字，舅母以為他完全忘却了她。

覺廷忽然大叫道：『舅母，那天晚上我做的那個夢不知我會告訴你沒有？』

『什麼夢呢？』

『那就是瑪刺推門而門始終不會開有一寸那末寬伊站在外面不能進來現在我知道瑪刺是會永遠站在我門口的外面。』

舅母不作聲，伊實證到伊替覺廷所建築的空中樓閣，現在終於坍塌了，痛苦要來的話還是

讓它來吧。——上帝要打人，我們不能逃躲他的拳頭。

「舅母，你所給予我的愛，生生世世我都銘鏤不忘。這一生我所貯滿了的就是它，我將帶它隨我去。來生我相信你會投生爲我的女兒，而我將給你以我所有的愛。」

「你說什麼覺廷，你的意思是說我再要投生作女人嗎？你爲什麼不願我到你的懷中來是你的兒子哩？」

「不，不，不是兒子。你到我屋子來的時候，你要有着你那年青時驚人的美麗，我能想像我會怎樣子地妝飾你。」

「不要說話太多，覺廷，睡覺吧！」

「我將喚你作「拉克霞米。」」

「但那個名字有點太舊式，覺廷！」

「是，但你是我舊式的舅母，再將那些美麗舊式的儀節到我的家裏來。」

「我不能希望我以一個不幸的女孩子來累贅你的家庭！」

「舅母，你以爲我很孱弱，所以你想從一切苦難中把我救出。」

「我的孩子，我是一個女子，我自有我的缺點，所以我生平都竭力使你免除一切困難——但並沒有成功。」

「舅母，今生我沒有時間來實現我所學的教訓，且待來世吧，那時候我將顯示什麼是一個人所能做的。我明白了常常只照顧自己是如何的不對呀！」

「親愛的，不管你怎樣說，你不曾抓住任何東西爲你自己，你只把你所有的都給與人家了。」

「舅母，至少我有一件事情是值得驕傲的。我不會爲我自己的快樂而使得他人受苦，或者想用武力來達到我的企圖。因爲扯謊不能使我滿意，我只好老等着。或許真理終會很客氣的對待我——那是誰？舅母，那是誰？」

「哪兒呢？那兒並沒有人，覺廷！」

「舅母，在另外一間屋子裏看去，我以爲我——」

「沒有，親愛的！我不見有任何人。」

「但，在我，那是很清楚的那——」

「沒有，覺廷，沒有什麼？不要作聲吧！醫生來了。」

醫生進來以後，他說道：

「你看，你絕對不能和病人住得這樣近；你使他受激刺，你去睡覺吧，我的助手會陪伴他。」

「不，舅母，我不能讓你走。」

「好吧，爸爸！我將靜靜地坐在這屋子的一角。」

「不，不！你決定要坐在我的側邊，不到我的最後一口氣，我不能讓你放手。我是你一手養成的，上帝只有從你的手中把我接過去。」

「好的，」醫生說道：「你可以住在那裏，但是，覺廷先生，你絕對不要同她說話，這是你服藥的時候了。」

「我服藥的時候了嗎？胡說！服藥的時期已經過了。現在給藥與我除了欺騙更無別事，同時，我又怕死。舅母，死神正忙着他的醫術；你爲什麼又添了一個托形於醫生的怪物？送他出去吧！送他出去吧！現在我只要你！並不要其他任何人！不要再做夢吧！」

「我以醫生的資格提出抗議，這種刺激只對你有害。」

「那末，你走吧，醫生先生；不要再使我受刺激吧！——舅母，他走了沒有？……那樣很好，來把我的頭放在你的膝上吧。」

「好吧，親愛的爸爸，現在且睡覺吧！」

「不，舅母，不要叫我睡覺，假使我一睡着了，我就不會再醒，我仍要醒着一會兒。你聽見聲響沒有？甚麼人來了？」

五

「親愛的覺廷，把你的眼睛睜開一下子，她來了，注視一下吧！」

「誰來了？是夢嗎？」

「不是夢，親愛的瑪琍，同着伊的父親來了。」

「你是誰？」

「你不能看嗎？這是你的瑪琍！」

「瑪琍嗎？那扇門開了沒有？」

「是的，爸爸，門是大大地開着。」

『不，舅母，不是那條絨巾；不是那條絨巾！那條絨巾是騙子！』

『那不是絨巾，覺廷！那是我們的瑪琍，伊俯伏在你的腳上，把你的手放在伊的頭上給伊祝福吧。瑪琍，且靜下來，不要哭得像那個樣子，哭的日子還長呢！』

〔註一〕 安拉納囉香 (Annaprasana) 是當嬰孩初次吃飯及取名與他的典禮。

〔註二〕 此為長者對幼輩的親愛的稱呼。

〔註三〕 印度風俗：凡新娘與新郎初次在結婚典禮中相見時，是以絨巾一大方遮蓋在他倆的頭上。

〔註四〕 韋薩克 (Vaisak) 月，印度月份名，約在陽曆四五月之間。

自由

「皇庫裏出了盜案！」全市都鬧着這句話。當然，定要把那強盜捉獲，否則守藏官是要吃官司的。

瓦吉囉沈是從某外國商埠到城裏來賣馬的商人，一羣土匪將他所有的財物劫洗一空，無已，只好蹣跚在城外一所破廟裏。人們控他以盜罪，上了枷鎖，把他從街上牽到監獄去。

驕傲的希雅馬——這傾城的國色，坐在洋台上，嫵洋洋地望着這過路的一羣。伊忽然戰戰兢兢地驚喚着伊的侍者：「唉！誰是那位美貌得像天仙樣的少年，戴着鏈子與普通的強盜一樣，用我的名義叫那位官吏把他帶到我的面前來。」

監視長與那犯人同來，向希雅馬說道：「小姐，你的恩召不得其時；我須要趕快去回復王的命令。」

瓦吉囉沈匆忙地抬起他的頭說道：「女人，這是你什麼樣的翻雲覆雨，把我從街上牽來，用你那冷酷無情的好奇心來嘲弄我？」

『嘲弄你！』希雅馬叫道：『我會很高興地用我的珠寶換取你的鐵鏈來枷在我身上。』

伊向着那官吏道：『把我所有的錢都拿去，且放了他吧！』

他鞠躬道：『那怎能行，我們必定要有個犧牲品去堵塞王的忿怒。』

『我請求對這犯人只緩刑兩天。』希雅馬堅請着，那官吏笑了一個會心的微笑。

在獄中第二晚的夜盡時分，瓦吉囉沈舉行過祈禱，坐候他那最後的一刹那，忽然獄門開了，那女人提了燈進來，在伊的暗號下，典獄官遂把這犯人釋放了。

『惻隱的女人，你給我帶了燈光來。』他說：『正像黎明於夜間譫妄的狂熱後帶來了晨星。』

『惻隱當然是惻隱。』希雅馬高叫並狂笑着及至淚潸潸如雨下，伊嗚咽的說道：『這間獄塔裏，沒有石磚比這女人的心還硬。』握住了這犯人的手，伊遂把他拖出門口了。

在瓦魯拉岸上晨曦出現了，有一隻船等候在渡頭，『同我上船吧，不認識的青年。』希雅馬說道：『你只要了解我斬斷一切纏縛來同你在這隻船上漂流。』

船很快地滑動了，小鳥唱着歡娛之歌。『吾愛，告訴我，』瓦吉囉沈問道：『你化費了多少錢

財買來了我的自由？」

「不要作聲吧，現在還不是時候。」希雅馬說。

清晨過去了，又是中午的時分，農村婦女同着她們那水流水滴的衣服，已洗澡回來了，水罐貯滿了水，市集已散了場，村路很孤靜地在陽光中閃眩着。

正午辛熱的狂風，把希雅馬的面罩從伊臉上吹下，瓦吉囉沈在伊的耳邊低語道：「你把我從桎梏中解放出來，那至少是使我終身不得自由，請告訴我其中的經過。」那女人再把伊的面紗遮上說道：「現在還不會，吾愛。」

一天過去，又是幽暗的夜，沒有一絲絲兒風。纖月在鋼青色的水面上射着淡淡的清輝。

希雅馬坐在幽暗裏，將伊的頭擱在那少年的肩上，伊的頭髮蓬鬆地臥在他的臂中。

「愛，我替你所做的事情是非常艱鉅。」伊悄悄地低語着：「但要告訴你，更有難言之痛。我且說個大概吧。是那害相思病的孩子烏提雅替了你，自己故認了那盜案，用他的生命作為獻給我的禮品。爲了愛你，我犯了這樣大的罪惡，我最知己的愛人。」

伊說話的時候，纖月已沈墜了。羣鳥的睡眠和森林的靜寂，陰沉得可怕。

慢慢地，少年的臂從那女人的腰部滑下，沉靜環繞着他們，變得像石頭樣的冷硬。

驟然間那女人跪在他的腳邊抱住他的膝頭哭道：『原諒我，吾愛。讓上帝來懲罰我的罪惡吧。』

移開他的腳，瓦吉囉沈喝道：『用罪惡的代價來買我的生命，那末，我每一呼吸都應該咒詛！』

他站起來由船上跳到岸上，走向森林去。他行行復行行，直到路已不通，茂密的叢樹纏遍亂藤，用各種離奇的形態阻止着他。

倦了，他坐在地上。在那漆黑的長路，那一聲也不響地跟在他後面，並站在他背後像幽靈樣的是誰？

『你不放我過去嗎？』瓦吉囉沈嚷着。

霎時間那女人用了兇猛觸撫的潮漲向他傾瀉，用了伊那蓬鬆的頭髮，長飄飄的衣裙，雨一般的吻，啾喘的呼吸，伊把他整個地包圍了。

伊嗚咽地，眼裏滿含着淚說道：『不，不；我永遠不會離開你的。爲你我犯了罪。責打我吧，假使

你願意的話，用你自己的手殺死我吧！』

森林靜寂的幽黑顫慄了一會兒；恐怖透到地下彎曲的樹根。整夜有着呻吟和閉塞的呼吸，一個人睡在墜葉上面。

瓦吉囉沈從樹林走出的時候，晨曦正向那遠遠的寺頂射着光，他整天都在火熱的太陽下沿着河邊在那沙灘上徘徊，不會有片刻的休息。

晚上，他漫無目的地回到船上來。床上橫着一隻腳鐮，拾起來將它放在他的心口邊，及至刺傷了他。他斜臥於堆放在船角的藍沙利「毘」上面，將他的臉藏在摺紋面，從那絲的接觸和不可見的香氣，那可愛，動人的身條的回憶，不自主地吸住了他整個靈魂。

夜現着濃密而可怕的沉靜，月兒躲在樹的後面。瓦吉囉沈站起來，伸着他的雙臂向樹林喚道：『來，吾愛，來！』

忽然間有一個人影從黑暗中出來站在水之涯。

『來，吾愛，來！』

『吾愛，我已經來了，你那親愛的手不曾殺了我，那就是我命不該死。』

希雅馬來了，站在那少年的前面，他望着伊的臉，進前一步，把伊抱在他懷裏——於是兩隻手用力推着伊，叫道：『爲什麼，哦，爲什麼你又回來了？』

他閉着他的眼睛，掉轉他的臉說道：『走開，走開；不要跟着我。』

在她跪在他腳邊並向他瞞頭以前，伊靜靜地站了片刻。於是，伊起來向岸邊走去。

伊消逝在森林的隱約處，像夢消沒在睡裏一樣；而瓦吉囉沈，帶着刺痛的心情，靜寂地坐在船上。

〔註〕 *Sari* 爲印度女子日常穿著之服或裙，約一丈四尺長，三尺多寬，與一疋布相似。用時將其橫纏於下身約一兩轉，餘下之部則用以橫搭於肩際。

碎纒

「碎纒」共有四章。本書所選譯者只其第一章「伯父」(Uncle)，因全篇之精采皆粹集於此，彼且能自立成篇，不必待他章之互助而後可。

— 譯者

我第一次會見沙蒂昔，我覺得他好像是羣星的星座，他雙目炯炯有神，他春筍樣的手指像火焰，他的臉紅暈着青春的光輝。當我發現多數同學都恨他，甚為吃驚，因為除了多像自己，少像別人外，他並沒有其他的錯處。人也和有些昆蟲差不多，與他四週自然界的色彩同化，那是最好的護身符。

我住那宿舍裏的學生很容易猜中我對於沙蒂昔的尊敬。這使得他們不舒服，所以，一遇機會到來，他們總是在我面前咒罵他。若你眼睛裏有一點兒塵沙，最好不要擦它。有使人痛心的話，也最好是不要理它。

一天，人們對沙蒂昔的詆毀真是俗不可耐，我再也不能緘默下去。

難點是，我對於沙蒂昔的事情很不清楚。我們從未談過一句話，反之，其他的學生是他的遠親近隣。這能證明他們所說的并非虛假；但我有着更大的自信力實證那是不足憑信。後來全宿舍的人撩起他們的衣袖咆哮道：『這是何等樣的狂謬！』

那天晚上我被煩擾得流淚。第二天在下課的休憩時分，沙蒂昔躺在學院圍草場上拿一本書在讀，我不用什麼介紹遂走上去慌張地向他說話，我自己也不知究竟說了些什麼。沙蒂昔關上他的書望着我。那些還未與他眼睛見過面的人是不會知道他的注視像什麼樣子。

沙蒂昔向我說道：『那些貼標語罵我的人，因為他們並不想瞭解真理，但很想把我當做壞人。所以想要向他們證明詆誹的無稽，是沒有一點兒用。』

『但是，』我說道：『那撒謊的決定要——』

『他們並非撒謊的，』沙蒂昔插嘴道。

『我有個隣居，』他繼續道：『患時作時緩的癩癩。去年冬天我送了他一床氈子。我僕人怒悻悻然的跑來告訴我，說那孩子故意裝病。那些詆誹我的學生就也像我那僕人一樣。人們相信

他們所說的話。很可能地我命運之神讓我多有一床氈子，而人們以為那適宜於他們是再好也莫有了。」

我向他提出了一個問題：「他們說你是一個無神論者，究竟確不確實？」

他說：「正是。」

我垂頭向地。我一向都和我同學們辯論沙蒂昔不會成爲一個無神論者。

我在短時期中和沙蒂昔過從的伊始，我就受了重狠狠的兩拳。第一我把他當做婆羅門，但發現他是屬於商人階級，而我的血液中有着貴族的血統循環着，所以一切商人階級皆在被賤視之列。第二，我堅強地相信，無神論者比暗殺者還壞，不比吃牛肉的人還要壞。

誰也不會夢想到我與一位商人階級的學生同坐吃飯，或者我對於無神教的信條的狂熱，竟超過了我的老師。但兩者都已見諸事實。

威爾遜斯是我們學院的教授，他的學問是與對他學生的蔑視站在同一水平線上。他覺得將文學教給班加利學生是一種奴僕的職務。所以我們上沙士比亞課的時候，他要用 *A quadruped of the feline species* 來代替「貓」字，但沙蒂昔抓住了不寫筆記的口實，那教授告

訴他道：『當你到我的房間來，我會賠償你耗費在課室裏的時間。』

那些不大討喜歡的學生，常將沙蒂昔這種漫無憚忌的行爲歸之於他那漂亮的面孔和無神教的職務。他們中有些自認爲絕頂聰明的人，裝出非常勤懇的樣子跑去威爾鏗斯的書齋，找他借幾本實驗哲學的書。他拒絕了，說對他們太深。即使說他們要培養無神教的觀念，那只有使他們的心更殘酷地反對沙蒂昔，所以對他們不適宜。

一一

賈莫漢是沙蒂昔的伯父，他是那時有名的無神論者。說他不信上帝頗不適當，最好要說他是熱誠地信仰上帝。像艦隊裏的船長，他的工作是沉船多於駛船，所以賈莫漢的工作也是每當有神教的信條抬頭在水面時就沉毀它。

他的三段論式如下：

- (1) 若有上帝，則我人之聰明睿智必欠了他的賬。
- (2) 但我人之聰明睿智清晰地告訴我們說並無上帝。
- (3) 所以上帝自己告訴我們說莫有上帝。

「尤其你印度教徒們，」他繼續說道：「厚顏無恥地說有神，爲了這罪惡，三千三百萬男神與女神向你們勒索罰款，扯歪你們的耳朵，爲了你們的不服從。」

賈曼莫漢結婚的時候還只是個小孩，在他的妻死去以前他讀過馬耳塞斯，「註」所以他不再娶。

他的弟弟哈哩莫漢是沙蒂昔的父親，哈哩莫漢的性情恰恰與他哥哥相反，人們會懷疑我爲了寫故事的方便起見，故意捏造是非。但，只有故事常常要站在它自己的崗位，才可以維持它讀者們的信心。事實的本身並不負責，它只譏笑我們的懷疑。所以，在這世界，兩弟兄的例子很多，兩個人之恰巧相反，正如清晨與黃昏。

哈哩莫漢在他乳嬰期即是個孱弱的孩子，他的雙親想盡了方法使他能免於疾病的侵襲，如用符咒來鎮壓，佩戴神廟裏的香灰，和用很大的代價買來婆羅門的祝福等。他成年後身體很健強，但他那貧乏健康的傳統觀念，仍逗留於他的家庭。所以無人敢向他要求什麼比求他繼續活下去爲更煩難了。對此，他算是盡了責任，並未中途嗚呼。同時他未讓他家庭片刻忘掉他的生命是比其他任何人來得脆柔。這樣，他總算做到了讓他自己享受他母親和姑孀們的全副關懷，

且另外替他辦理菜飯。他的工作少，優閑則比家裏任何人多。他從未忘記過他是有着特別保護的人，並不止上述的母親和姑孀，且兼那些司管三界——天地、太空、諸數不清的男神和女神。這樣，他對於世界上的一切權力，無論見與不見，如副監察長、富隣、達官貴人、投閑置散的神牛和婆羅門等等，大概施以祈禱為依歸的態度。

賈憂莫漢所關懷的全然是另外一條路，他對於有勢力的人唯恐避之不及，否則那微微腦上驕下的疑惑會沾緊他。就是因他那同樣的觀念，所以他敢和天神們挑釁。他毫未向那些能期待恩寵的人屈膝過，因為他的膝頭太硬。

哈哩莫漢在適當的時候結了婚，那就是說時候還未成熟就結婚了。生了三個姐姐和三個哥哥以後，沙蒂昔才出世，誰都驚訝於他與他伯父相貌的相似，而賈憂莫漢也認他為己有，把他當做他自己的兒子看待。

最初哈哩莫漢對此是非常高興，這樣處理，比較佔教育上的優勢；因為賈憂莫漢在當時是鼎鼎有名的學者。

他似乎生活在他的英文書堆中，在他家裏最容易找着他那佔據的屋子，是靠牆陳列着有

幾大架書籍；正像沿着砂礫綫，你會很容易地發現河床。

哈哩莫漢嬌養慣了他的大兒蒲蘭達爾，他真個心滿意足了。他有那蒲蘭達爾是太脆柔，經不起「所求不遂」的震擊的印象，所以荒棄了他的學業。到了相當時候他結了婚，但無人能使得他安分守本而不去作狎褻游。如果哈哩莫漢的媳婦表示不贊成他向那方面打妄想，那末，哈哩莫漢會對伊生氣。歸諉他兒子對於伊的行爲缺乏機敏與柔雅。

賈曼莫漢全權看管沙蒂昔，使他免於同樣先天的憂慮。沙蒂昔在幼年已經把英文學得很好，而米羅「註二」和本譚「註三」最易煽惑人心的學說在他腦子裏著了火，及至他開始燃着那無神論熊熊的火炬。

賈曼莫漢對待沙蒂昔，不是當做幼輩而是看作他的好朋友。他認爲人性有恭敬心是迷信，特別設好了圈套把人變做奴隸。他家裏的某位女婿給他寫了一封信，第一行用着慣例的稱呼：

「敬向慈愛的尊足——」

賈曼莫漢寫了如下的一封信和他辯論：

「我親愛的羅倫——我倆都不知道究竟有什麼了不起要叫他做「慈愛的。」所以這種

言性的形容字比無用還更壞，最好取消它吧。那且易使人受到猛烈的驚恐，你寫信只稱呼腳，全不顧及腳的主人。你必需了解的是，當我的腳還和身體相聯，你切不要將它節節支解。

其次，你應牢記在心的，是人的腳並沒有握捉的功能，要奉獻任何東西與牠們，真是瘋狂到了極點；淆惑了它們本性的作用。

最後，你不用脚（Foot）的雙數而用複數字形變化在你或者是特別表示尊敬（因為獸類有四隻腳，所以你有與衆不同的敬仰）但我認爲那是我的責任來解除你心中關於我自己與動物學上相似的錯誤。

你的賈莫漢

賈莫漢和沙蒂昔討論一些常爲人所諱言的題目，如有人反對他和這樣年青的人談話，毫無顧忌，那他會說你要驅除大黃蜂，首先要把它們的窠毀掉。那末，你要驅除某種害羞的題目，只有從戮刺這害羞的本身着手。

當沙蒂昔讀完了他的大學，哈哩莫漢用盡方法想使他逃出他伯父的影響範圍，但活結既套了，在頸子上，只有越拉越緊。哈哩莫漢愈煩擾他的哥哥，而沙蒂昔愈來得反抗不馴；假使他哥

哥和他兒子的無神論只是私下的意見，哈哩莫漢還能忍受下去。但他直欲詐稱雞肉炒菜爲小山羊肉做的〔註四〕。事情變到這樣絕望，連撒謊都無力去粉飾這嫌疑犯。造成這種局面的主因是：

賈莫漢無神論的信條在積極方面是含有爲善與人。他覺得那有着無上光榮，因爲一位無神論者行善，是一件損失匪輕的事。那既無功德的誘惑，也無死後有懲罰的阻礙。若人間他有什麼利害關係來完成那「有福大家享」的名譽，他答以他最大的動機是不期望報酬。他常向沙蒂昔說道：

「爸爸〔註五〕，我們是無神論者，所以這種光榮就會使我們自己不要有一點兒瑕穢。因爲我們不敬重任何人要比我們高些，所以要敬重我們自己。」

他們隣近有些開皮貨店〔註六〕的回教徒。這伯父與姪子鼓起他們最大的熱忱，施惠於這些回教徒及其不可接觸的工人。這使哈哩莫漢怒得發狂。自從他知道用聖經或習俗的籲請對這叛徒們是沒有什麼效力後，他向他哥哥訴苦關於他那世襲家產的浪費。

「當我的用度，」他哥哥答道：「到了你耗費在你那吃得飽飽的婆羅門教士的總數時，那

我們就平等了。」

一天，哈哩莫漢方面的人驚嚇地發現於賈曼莫漢的屋子裏正在準備一個盛大的宴會。有的廚子與侍者通是回教徒。哈哩莫漢叫了他的兒子來，忿怒地說道：

「我聽說你要給你那些尊尙的朋友們——那製皮的工人們——頓大餐。」

沙蒂昔答以他全不會想到這回事，他的伯父邀請了他們。

蒲蘭達爾，沙蒂昔的哥哥也是同樣地憤怒，他用他要驅逐那些不淨的來賓爲恐嚇。哈哩

莫漢向他哥哥提出了抗議，他答道：

「我從未反對過你將飲食給與你的偶像，你不應反對我獻餐與我的神祇。」

「你的神祇嗎？」哈哩莫漢高呼着。

「是，我的神祇。」他哥哥回答着。

「那末，突然你又變成了有神論者嗎？」哈哩莫漢表示輕蔑的態度問着。

「不！」他哥哥答道：「有神論者崇拜那些看不見的神，你這些偶像崇拜者禮拜那些看得見並且啞的神。但我所崇拜的神既能見又能聽，若要對他們懷疑那真是不可能。」

『你真的想要說，』哈哩莫漢喝道：『那些製皮工人和回教徒們通是你的神嗎？』

『不錯，他們是。』賈曼莫漢說道：『當我將食品放在他們面前，你就會看出他們的神通廣大，他們會真的將食品嚥下去。我要你的神也敢那樣做？見我的神顯出那樣的奇蹟，很使我高興。若你於道德上還不是瞎子，那也會使得你心快樂。』

蒲蘭達爾來到他伯父跟前，用唱高調式的口氣告訴他說，他準備採取不顧一切的步驟來停止他的進行。賈曼莫漢向他笑了笑，說道：

『小猴兒！你若摸了一下我的神，你馬上會發現他們是如何地有靈有驗，並不要我勞一點神來保護他們。』

蒲蘭達爾比他父親更膽怯。只有當他確信他能得到勝利時，他才是一位暴主。此地，他不敢和他回教徒隣居們吵嘴。所以他只好跑來把沙蒂昔罵了一陣。沙蒂昔用了他那不可思議雙目的注視，靜着不響。

那宴會是非常成功。

哈哩莫漢對這侮辱並不抱消極態度，他宣戰了。這家庭維持費，是來自廟堂基金的進款。哈哩莫漢在法院控了他的哥哥，謂其踰失禮儀至於此極，已失其宗教基金財產受托人的資格。哈哩莫漢要多少證人就有多少，所有印度教徒的隣居都亟欲贊助他。

賈憂莫漢在公堂自認對於任何種類的神或偶像都沒有信仰；對於他只要是能吃的食物他都可以吃；關於回教徒們究竟是否從梵神的某某肢體降生，他從未使他的腦子受過擾，所以他會毫不遲疑地和他們一同吃飯。

法院推事判了賈憂莫漢不適宜於保持這廟堂財產。他的律師保證他若向高等法院申訴決會推翻前案，但他拒絕了上訴。他說即使是他所不信仰的神他也不願欺騙他們。只有那些有聰明愛相信這些東西的人，才會存那種欺騙的心。

他的朋友問他道：『那你自己將何以爲生？』

他答道：『若我並無其他的東西可吃，那末嚥下我最後一口氣也是很滿足的。』之後，他家的屋子隔起來了，豎了一壁牆由地層到樓上，把這屋子分作兩部。

哈哩莫漢對人性中審慎自私的靈感有着很大的信仰，他深信舒適生活的滋味會誘致沙

蒂昔入他的金網，而脫離賈莫漢的空巢。但沙蒂昔更證明了對於他父親的良心和靈魂他是毫未受到遺傳，他仍與他伯父同住。

賈莫漢素來待沙蒂昔如己有，析居後他仍跟着他，並不值得詫異。

但哈哩莫漢摸熟了他哥哥的天性，他逢人便說，解釋爲甚麼他不讓沙蒂昔走的原因，那他就是想從沙蒂昔身上有所圖謀，留他做抵押品。

哈哩莫漢向他的隣居說：『我的哥哥能夢想到我想要餓死他嗎？自從他狡猾地鑄製了這鬼賊來反對我，我且靜觀他是不是比我還要聰明些』的時候，他幾乎流出眼淚來。

哈哩莫漢的話傳到了賈莫漢的耳邊，他憎恨他自己的愚癡，未能預料有此一着。

他說道：『再會，沙蒂昔。』

沙蒂昔十二萬分的確定沒有什麼可以轉移賈莫漢的心，同他伯父一道過了十八年的生活，現在他只得告辭。

當沙蒂昔將他的書籍，行李放在馬車的頂篷上，馳驅而去後，賈莫漢關上他的門擲身在地上。晚上傭人提燈來叩他的門，沒有得着回響。

向「有福大家享」致歉意！數字的計算並非人事的唯一量器，人數着「一」，若他的心想像着總數，那是會超出所有算學上的數字。當沙蒂昔告別後，他對於賈憂莫漢是無量無邊。

沙蒂昔跑到一所學生寄宿舍與他的朋友分住一間屋。哈哩莫漢淌下淚，當他冥想到他晚年沒有兒子孝養，他有着非常慈柔的心。

析居後，蒲蘭達爾，在他們份下的屋子裏獻了間房子給家神。想知道他伯父必定咒詛他那早晚祈禱時吹螺敲鐘的聲音，那使他有奇特的快感。

爲了維持他自己，沙蒂昔謀獲了一私人教師位置。賈憂莫漢則被聘爲某中學校長。於是哈哩莫漢與蒲蘭達爾把勸說父兄與保護人將他們的子弟速脫離於那無神論者賈憂莫漢的壞影響，則看做宗教上的責任。

四

一天，有很久都不曾相見，沙蒂昔看賈憂莫漢來了。他們兩人早已拋棄了長幼相見時歡迎的慣例。

賈憂莫漢擁抱了沙蒂昔，引他坐在椅子上，訊問他的消息。

那真有着消息呢！

一個名叫諾尼八那的女孩子同她的孀母棲托於他母親的哥哥家裏，當她母親還在那兒是沒有問題。但不久伊母親死了，伊的堂兄弟們又是些壞蛋，他們中的一位朋友把伊帶走了。後來，疑她有不貞的行爲，不久即使得她的生活長在痛苦之中。這事情就發生在沙蒂昔教席隔壁的一間屋子裏。沙蒂昔想救伊出於此難，但他自己既無錢又沒有屋子，所以他來找他的伯父，這女孩子快要臨產了。

當賈莫漢聽到這故事，怒形於色，他不是仔細較量他的結果的人，他馬上向他姪子說道：『我那間放書的屋子可以讓那女孩子住。』

『但你的書又怎麼樣？』沙蒂昔驚愕地問道。不過，現在他沒有多少書了。在他未能獲得職務以前，他逼着賣書來添補他的過活。

賈莫漢說道：『馬上把那女孩子帶來。』

『伊在樓下等候，』沙蒂昔說：『我已經把伊帶來了。』賈莫漢跑下樓去，發現那女孩子蹲伏在屋角，用伊的沙利「鞋七」掩圍着，像一細布。

賈曼莫漢卽忙低聲說道：「來，小母親，你爲甚麼坐在灰塵裏？」

這女孩蒙着伊的臉，放聲大哭。賈曼莫漢不是感情所能激動的人，但當他掉首向沙蒂昔說：「這女孩子所負的重擔也就是我們的」的時候，他的眼睛濕潤潤地。

於是他向這女孩子說道：

「母親，不要因我而害羞，我同學們常叫我做「瘋賈曼」，我現在仍然是那舊時的狂人。」於是他毫不遲疑地，用雙手將伊拉起來。伊臉上的面罩下墜了。

這女子的臉壯盛而年青，並沒有工作過苦或墮落的痕迹，伊心靈的內在清淨並無瑕穢恰像鮮花不能被一粒微塵污損。賈曼莫漢將伊引到樓上向伊說道：「母親，你看我房間成什麼樣子！地板全未掃過，一切都是七顛八倒，至於我自己，洗澡，吃飯，都沒有有一定時間。現在你到我家來了，一切會要就緒，連這位瘋賈曼也會變得來嚴謹可欽。」

諾尼八那從未感覺過，即使他母親還在的時候，一個人對他人能像那樣子客氣。因爲伊母親並不把伊當做女兒看待，只是當一位年青女子應當嚴密監視。

賈曼莫漢請了一位年長的女工來幫助諾尼八那。最初，諾尼恐怕賈曼莫漢爲了伊的不淨，

拒絕從她的手上拿食物來吃。但結果賈憂莫漢竟不吃飯，若飯不是諾尼煮的或伊來侍餐。

賈憂莫漢預知誹謗的大波瀾將降臨到他的頭上。諾尼亦覺得那是免不掉，中心頗煩擾不定，在一兩天內那個就開始了。

侍候伊的女僕最初以為諾尼是賈憂莫漢的女兒，但有一天他來向諾尼說了一些不入耳的話，表示輕蔑而辭了職，諾尼臉色慘白帶着恐懼，想念着賈憂莫漢。

賈憂莫漢向伊說道：『我的小母親，圓月已升上了我生命的天平線，所以辱罵狂潮的時期已成熱了。但無論水會變得怎樣子的混濁，那決不會玷污我的月亮。』

一位賈憂莫漢的姑母來到哈哩莫漢的家向他說道：『賈憂，好不名譽，好不名譽啊！把這罪惡的污點從你屋子裏揩洗乾淨吧！』

賈憂莫漢答道：『你是極虔誠的人，你很有資格來勸告我，假使我盡力逐出所有罪惡的紀念品，那末，惡人們會成什麼樣子呢？』

某位太太的祖母來向他說道：『把這女子送到醫院去，哈哩莫漢願擔任一切費用。』

賈憂莫漢說道：『但他是我的母親，爲了有人願出費用，我是不是要把我的母親送到醫院

去啦？」

那位祖母將伊的眼睛睜得大大地，驚奇地說道：『你稱誰是你的母親？』

賈憂莫漢答道：『伊，滋養生命在伊的子宮，用伊的性命冒險來生小孩子，我不能叫那孩子混賬的父親做父親，他只能撞禍，並將他自己逃躲得遠遠地。』

這頂不名譽的事，使得哈哩莫漢全身驚愕。一個墮落的女人會棲留在牆的另一邊，在這幾十代母親與祖母們聖潔紀念的家庭中！這種恥辱真不能忍受。

哈哩莫漢馬上揣想到沙蒂昔與此事有關，而他的伯父教唆他於他那無恥的行爲，他確信他的事實，遂到處去散布這消息，賈憂莫漢一個字也不會反駁他。

『對於我們無神論者，』他說：『詆誹就是唯一等候善行的天堂。』

賈憂莫漢行爲的謠傳愈被曲解，他好像愈覺高興，而他的笑聲也響澈層霄。哈哩莫漢與他同階級中可敬仰的人，毫未想像到當伯父的人會公開地找出這樣題目來開玩笑，毫無顧忌地和他自己的姪兒玩這種令人不會置信的丑角技術。

蒲蘭達爾雖然一向來都小心翼翼地避免他伯父所住的那邊，但他說若不把那女子驅出

她的棲留所，他誓不罷休。

賈曼莫漢要到他學校去的時候，他會將所有通他居室的過道鎖起來，只要一有空閑他就回來，看諾尼進行得怎麼樣了。

一天中午蒲蘭達爾借了竹梯的幫助，越過牆界跳到賈曼莫漢屋子的一邊。諾尼入那於伊的飯後還在休憩。伊在那間屋子的門大開着。當蒲蘭達爾看見睡覺的諾尼，驚了一跳，發怒地喝道：『哈，你在這兒，是你嗎？』

諾尼醒來見蒲蘭達爾在伊的面前，伊的臉色蒼白得像死人，伊的四肢也不住地顫抖，伊覺着無力外逃或說一個字。

蒲蘭達爾憤怒得發抖，喝道：『諾尼！』

就在那時候賈曼莫漢從後面進屋來了，喝道：『給我滾出去。』

蒲蘭達爾全身脹得像發怒的貓一樣。

賈曼莫漢說道：『假如你不馬上給我滾出去，我就要去叫警察來。』

蒲蘭達爾向諾尼惡狠狠地盯了一眼，遂出去了。諾尼即時暈厥過去。

賈曼莫漢現在瞭解這全部大勢。從詢問中，他發現沙蒂昔早就知道蒲蘭達爾引誘諾尼的事。但，恐怕有一場惡罵，所以他不曾將事實告知賈曼莫漢。

這場事發生過後許多天，諾尼都像竹葉樣的戰抖。後來伊生了一個死孩子。

很久了，在一個午夜，蒲蘭達爾將諾尼逐出伊的屋子，怒忿忿地踢了伊。從那時起他就不曾找着伊。突然地發現在他伯父家裏，他的妬嫉直冒着無明鬼火。他深信沙蒂昔把伊從他那兒誘致過去，作為自己受用，且把伊就放在他隔壁的一間屋子裏，故意來侮辱他。這是非任何人所能忍受。

哈哩莫漢聽到這一切，真的，蒲蘭達爾毫未費一點兒苦心去把這些事隱瞞住他的父親，因為他父親認為他兒子道德上的乖離像滿不在乎似的。相反地，哈哩莫漢想到沙蒂昔將他哥哥——蒲蘭達爾所愛的女子攫取過去，頗認為有失禮貌。他虔誠祈禱蒲蘭達爾能成功地取回他的掠奪品。

那是在聖誕節的時候，賈曼莫漢日夜都照讀諾尼「註入」的小說給她聽，蒲蘭達爾同了另一青年闖進屋子來。

賈憂莫漢正要去叫警察，那青年說道：「我是諾尼的堂兄，我來帶她去。」

賈憂莫漢捉住蒲蘭達爾的頸子，推他出門並揪他下樓。於是他向這青年說道：「你是個惡魔，流氓！你依恃你那堂兄的權力來摧毀伊的生活並不來保護她。」

那青年遂趕快地逃之夭夭了。但他跑到了安全地帶後，他用將採取法律步驟以援救他的被保護人來恐嚇賈憂莫漢。

諾尼內心自語道：「哦，大地，裂縫把我吞下去吧！」

賈憂莫漢叫了沙蒂昔來說道：「讓我離開此地和諾尼到內地的市鎮去。假使再這樣演一次，就會要她的命。」

沙蒂昔力勸說，如果他哥哥得到線索，那他決定會來追隨她的。

「那末你想怎樣辦？」賈憂莫漢說。

「讓我和他結婚。」是這問話的回答。

「同諾尼結婚！」

「是，依照文明結婚的儀式。」

賈憂莫漢站起來將沙蒂昔擁抱在他的心懷。

五

自從將房子隔開後，哈哩莫漢不曾一次到他哥哥的屋子裏去看他。那天，他蓬首垢面地進來說道：

「哥哥，你是在計劃什麼樣的災禍？」

「我救一切人出於苦難。」賈憂莫漢說。

「沙蒂昔就像你自己的兒子。」哈哩莫漢說：「而你仍然忍心地看他和那街頭的女人結婚！」

「是，」他答道：「我養他成人幾乎像我自己的兒子，我認爲我的辛勞最後終於結實了。」

「哥哥，」哈哩莫漢說：「我謙遜地自認被你打敗了。假如你不要這樣報復我，我願立約將我財產的一半分給你。」

賈憂莫漢從椅子上跳起來咆哮道：「你想把你那醜惡的遺留品丟給我，像丟骨頭與狗嗎？你要記住我是個無神論者！我是不像你那樣虔誠的人！我既不報仇，也不求寵。」

哈哩莫漢又匆匆地跑到沙蒂昔的寄宿舍，向他哭道：

『沙蒂昔，在這人間世究竟你想要做什麼？你再也想不出法子來毀滅你自己嗎？你是下了決心要將你全家都陷入於這可憎惡的羞恥嗎？』

沙蒂昔答道：『我並無特別的欲望要結婚。我之所以出此，就是想要救我全家出離於那可憎惡的羞恥。』

哈哩莫漢喝道：『你連一點兒良知也沒有了嗎？那女子幾乎是你哥哥的妻子——』

沙蒂昔緊緊地抓住了他：『什麼呢？像妻子。不是那樣說，先生，假如你高興的話！』

之後，哈哩莫漢對於他的話辱罵得了不得，沙蒂昔只悶着不響。

最使哈哩莫漢感到困難的是蒲蘭達爾公然宣佈了他的意向，若沙蒂昔娶諾尼，他就要自殺。蒲蘭達爾的妻告訴他說那會解決一個很困難的問題——只要他有那樣做的勇氣。

沙蒂昔這一向來特意地避免諾尼，但當這提議的婚事決定後，賈憂莫漢要沙蒂昔和諾尼兩人在結婚前兩方面應有相當的認識。沙蒂昔同意了。

賈憂莫漢定下了日期作為他們第一次談話。他向諾尼說道：

『我的小母親，這次你必須盛裝起來。』

諾尼把伊的眼睛垂向地面。

『不，不，』他說：『不要怕羞，諾尼，我很想看你好好地打扮起來，你決定要滿足我的願望。』
他特爲諾尼選了一些北吶勒斯的綢子，緊身和面紗。他把這些東西給了伊。

諾尼五體投地在他的腳邊。這使得賈曼莫漢匆忙地站起來，將他的腳逃出伊的圍抱，說道：
『唉，諾尼，想來掃除你心中一切迷信式的尊敬，我算是慘愁地失敗了。在年歲上我或者比你長，但你不知道你比我還大嗎？因爲你是我的母親。』

他吻了伊的額說道：

『我有個宴會我要出去，今晚我回來或者要晚一點。』

諾尼合掌道：

『爸爸，今晚我要你的祝福。』

賈曼莫漢答道：

『母親，我看，你真的下了決心，在我的晚年要想把我變作有神論者。我自己不願爲了祝福

而丟一個銅片與人。但當我見了你的面，我不得不祝福你。」

賈曼莫漢把手放在伊的額下，抬起伊的臉，靜靜地看着淚珠滴到伊的雙頰。

六

黃昏時分一個人跑到賈曼莫漢用晚餐的地方請了他回去。

他發現諾尼的屍體硬挺在床上，穿上他所給與伊的東西。伊乎上有一封信。沙蒂昔就站在伊的頭邊。賈曼莫漢把信拆開唸道：

「爸爸，原宥我。我不能做你所希望於我的。我用盡了我的努力，但我永遠不能忘却他。我一千個敬禮向你那慈愛的腳下。」

——罪人諾尼八那上言——

之後，沙蒂昔隨一印度教修士游，且爲彼之最忠實信徒。早晚演奏鑼鈸銅鈴，歌頌上帝，與彼在本章中之生活全然相反。後則沒沒不知所終。

——譯者——

【註一】馬耳塞斯(Thomas Robert Malthus)英國經濟學家，生於一七六六。其著名論文：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是討論人口增減問題。增者不外乎氣候溫暖與食糧充足；而減低的主要原因則不外乎疾病，戰爭和鼠疫等。死於一八三四。

【註二】米羅(John Stuart Mill)英國經濟學家及哲學家，生於一八〇六，亦為當時主張功利主義最有力之人，死於一八七三。

【註三】本譯(Jeremy Bentham)英國作家，生於一七四八，是當時最有力的實利主義宣傳者。其重要著述為：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 死於一八三二。

【註四】在班加爾或孟加拉的印度教徒，小山羊肉可吃，而雞肉則是在禁止之列。

【註五】此為長者對幼輩的親愛的稱呼。

【註六】在印度，皮件認為是從死獸皮製成的，而那些工作於此的人，常被正宗派的印度教徒認為不淨。

【註七】見「自由」篇之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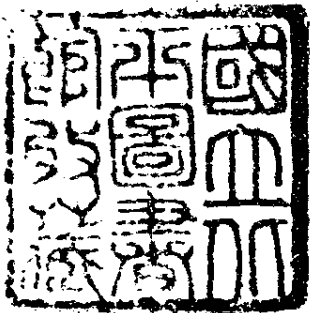
【註八】司葛脫(Sir. Walter Scott)英國小說家及著名詩人，生於一七七二。其名著有：The Lady of the Lake The Lord of the Isles 等。死於一八三二。

——譯者

各篇原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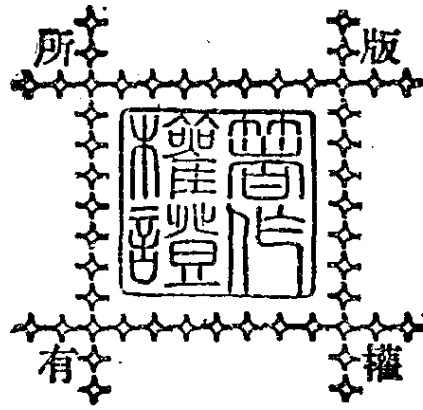
- (1) Home-Coming
- (2) The Cabuliwallah
- (3) The Babus of Nayanjore
- (4) The Devotee
- (5) The Editor
- (6) In the Night
- (7) The Post Master
- (8) Mashi
- (9) Emancipation
- (10) The Broken Ties

泰戈爾小品精選終



册六第十月十三日

民國三十五年十月發行
民國三十五年十月初版



現代文學叢刊 泰戈爾小品精選 (全一冊)

定價國幣二元五角

(郵運匯費另加)

原著者

Dr. Rabindranath Tagore

譯者

巴 宙

發行人

顧 樹 森

印刷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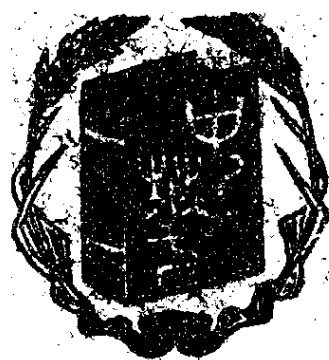
中華書局永寧印刷廠

發行處

各埠中華書局

(131104)

#87
(10135)



(13204)